

遵義胡氏宗譜

卷十二之卷末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二

文藝一 文

宗譜爲一姓之家乘故首錄本家文字以重先人之手澤次錄當代名人酬贈文字以爲宗族光寵非敢擅爲先後也又譜內謹錄先人遺稿原所以昭先德而啓後人惟著作宏富刻有專集者其鴻文巨製儘足流傳譜內概不重登祇將各集序文刊入以及書目分別已梓待梓詳加註明並選其有關骨肉倫常宗族掌故者刊入一二使子孫開卷如親聲歎有所遵循非敢妄加棄取也

胡氏義居記

嗣孫璉至元四年

胡氏著新安爲顯姓按自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邱之側至恪是爲胡公後世子孫以胡爲氏蕃衍盛大蔓延天下族屬雖遠元出一家悉本於胡公滿之裔也吾先世來自湖州烏程巷悅績山水之美迺憇迺止遂家

居焉名是村曰胡村示無間他姓也居安人恬俗不尚華禮不踰節猶有安定之遺風噫根大則枝繁源深則流長善慶則福昌德積則子孫賢茂矣璉之祖派自念四公至十六公至太乙公三葉一枝太乙公有二子長六十公次貴公六十公後有先祖貴公先伯垓公有先公程孫公皆遵履信義共爨同業友愛篤厚璉與兄珍恪守成規繼承恆產不敢荒弛一家怡愉庭無間言是皆祖德宏深流芳騰遠夫安敢不勉乎是日展是圖併記吾祖義居世次以告諸子姪勉而守之毋忽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此之謂也

勸農文

原 洪武癸丑年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者衣食之原國家之本其可忽諸予以幕職攝縣事撫爾民賦役之煩鹽糧之重皆取諸爾民爾民若不深耕易耨以勤農事則仰事俯育之不足又何以輸於官豈不爲予累哉 大社主土以奠爾民 大稷主穀以養爾民今祀社之日震雷以雨終朝乃止豐稔之兆可立冀矣爾歸戒爾子弟痔乃錢鏄利乃耒耜修人事以應天時力厥本以待秋成毋惰自安

毋犯天刑如此則庶乎裕鹽糧之儲樂耕耨之暇雞豚伏臘優游卒歲豈不美

歟爾其勗哉公攝興化縣事時作

清明譜序

裔孫松

墓祭非古也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肇自漢明帝有上陵禮自時厥後漸以成俗蓋以義起者也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何則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品節之越人情而言禮者非也今夫祖者吾身之所自出不忘其所自出人之情也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緣人情也是故禮可以義起也昔柳宗元曰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墅道路士女徧滿輿阜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斯言也不亦具見人情之同然有弗能自己者乎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祭祀日之後是不亦順人之情而爲之禮也乎吾先世實重斯禮公置常稔之田若干畝名曰祭田歲輪一人司其出入以供清明祀事其法先清明一日每支屬一人相與祀于各祖墓至日則設主羣族人合祀于所輪者正寢儀有恆式物有恆品凡所事有恆約弗如約者有罰祀畢而燕長幼昭穆各

以序列貴不得以凌賤富不得以驕貧少不得以戾長此其大歸也吾族人嗣而行之有年矣茲嘉靖癸卯族之人視昔加蕃而厥志弗克以盡齊於是族長老咸曰是宜申之以詔來葉乃以命松嗟夫自先王迄於今日人性豈相逃哉而民風之所以弗古若者養之非其道焉耳斯舉也禮以義起所以維族人之心使知千百人之身厥初卽一人之身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帝立廟事不同而禮同也爲吾人者誠能修其業而承其志慶弔相交患難相恤貧乏相周其諸庶乎先王崇化道民之遺意若徒以飾文具而已則固無所逃罪於先王而異日亦奚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可不懼哉是用復之族長老咸曰然俾書以爲序

遵義坊胡氏家廟記

裔孫松

隆慶二年春三月望日胡氏新作家廟成作者裔孫工部尙書松也松少侍先大父贈參政公游公指示遵義之地而謂曰吾將治祠事于斯今老矣汝其成吾志夫予故吳興人也趙宋時始遷于績蓋三百年矣吾祖嘗樹功名于國之

初後當有嗣而興者必若也孺子勉哉後松徵福於先人歷官內外登六卿可謂顯融矣而族姓益繁妥靈萃渙維祠爲稱安敢倍先公之訓而忘祖考之德乎於是卽其地建堂三楹前楹如堂之數而樓其上夾以兩廂周垣相繚局鑰維謹則告舉宗門以內皆得立主立主以始遷清府君爲祖而桂林知事子原府君容縣知縣士俊府君而下各以昭穆祔焉裳衣祭器藏于夾室而樓則貯所得誥勅于上以示尊也旣成事乃祭告焉籩豆靜嘉鐘鼓在陳濟濟漆漆僂然愴然若聞若見族之人始或道塗聚而時假左瞻右顧本源之念勃然以興則斯祠也崇對越聯戚疏廣孝愛則其繫也不旣大矣乎祭畢而燕松乃作而告之曰我叔我姪若子若孫咸在于是竊聞之古之制禮者以宗廟爲先垂世作程具於載籍者炳如也漢以還祀無定制諸侯卿大夫率未有廟以饗其先者矧其下者乎禮之廢也久矣而欲風俗之厚道化之洽也難矣哉我成祖文皇帝頒朱子家禮于天下以嘉惠臣工而天下始得以廟祭然朱子易廟爲祠使事力可通而易行松官二品以今制得稱家廟禮也然而斯廟之立也祔宗

祐之再興仰前修之不易爲子孫者士而致用則爲良臣不必其尊顯也畊而隱處則爲善士不必其千鍾也商而續匱則爲廉賈不必其巨萬也斯無忝於先人而所以亢吾宗者不益盛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之謂也雖然族益蕃矣能無懼乎或者羨羈其心窶窳其行假義以圖私挾奸而濟欲如余之所慮者乎斯先人之所羞而吾族之巨蠹也然同源分流昔賢所慨葛藟之刺詩人傷焉念茲厥初眷然躊躇以是告之其可免乎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凡我子孫最哉念哉則胡氏之澤未艾也於是族人咸曰公之斯舉獲三善矣維我先皇以禮迪民之意邃哉懇矣而公能起廢以爲功安知不有甄聖化而感發瞻盛事而興起者乎夫是之謂遵王制我胡氏自遷以來非一世矣而廟貌弗治肸饗無所而參政公始命克成之夫是之謂崇孝思胤系蕃昌親情俱盡禮服遂悠今則弔慶之節有所據而行親疎之屬有所持而萃孝敬之風益以隆矣夫是之謂敦睦族所謂一舉而三善具焉者也公其記之鐫之麗牲之碑以告我後之人俾勿壞

清明祭田記

嗣子松

嘗聞諸傳有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嗟乎祭之爲物大矣哉是故古先聖王制禮訓俗而於祭尤拳拳焉何也天子至尊也而曰躬耕南郊以供齊盛諸侯峻秩也而曰躬耕東郊亦以供齊盛卿以下有圭田曰圭田無征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凡此之類不一再而止皆所以明祭之不可不重焉耳重祭所以重祖也祭之爲物大矣哉或曰是則然矣然而人各有祖祖各有祭若今之清明祭田曷以弗見於經曰記不云乎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夫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以至於庶人其爲分雖殊要其尊祖之心等耳田者齊盛之所自出清明祭田殆亦放古身致誠信之遺意豈非所謂協諸義而協者乎嘉靖乙酉余父屏嶼翁暨余叔潼峯公從弟楠公置常稔之田若干畝名曰祭田歲輪一人司其所入以供清明祀事凡齊盛犧牲咸於是乎出諸他用卽至急銖釐弗得與焉示其設之專也行之十有六年爲嘉靖辛丑翁命松曰祭田宜有記以詔後世曷圖諸夫祭有田矣

設亦專矣祀事孔嚴禮斯舉矣而翁曰宜有記記之將何如曰設之固不可以不專而述之尤不可以不善昔李德裕記平泉莊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以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夫平泉木石不過取適寄玩於一時之具而已曷所關繫哉而德裕之所以垂警於其後者若此今吾祭田之設其輕重豈特平泉木石已乎後之人或修焉或廢焉孝不孝之所由分也嗚呼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東園祠祭說

嗣孫松

正德壬申秋先大父東園翁爲堂於東園隙地貯古籍若干卷以業羣子姓爲進修計榜曰東園書院云堂之前雜植花卉對樹槐桂各二喬然蔚然天虛日晶倒影池塘禽鳥翔集鳴聲上下翁時偕二三同志傲睨其間悠然自適蓋不知有身外事矣一日低徊俯仰忽喟然曰人生如寄堂負陰面陽頗亢爽異日因以爲身後祠正中一區修而飾之爲神寢堂之西小屋數椽爲齋廚從人名長益者服役歲久性故淳謹棲之閨舍俾司香火吾樂此矣聞者愕然咸曰翁

樂善好施遐齡天殖奈何遽及此翁笑曰獨不聞乎百年華屋千載山邱古則
云然於今也奚疑甲戌夏四月翁捐養時余隸名仕籍繫身於外先君子屏嶼
公暨叔潼峯公竹谷公憶翁前言欲遂成之每疑於五行家言淹然積歲竟未
能如願迺嘉靖辛亥余解冬官卿政家居顧瞻斯堂追憶翁語益重太息亟命
諸子若姪廣訪博咨久而議克協於是卜日僦工棟板檻易其腐壞蓋瓦級
磚補其缺破黑白黃青新其漫漶礪石爲簷除治其中楹而室之納神廚三區
中奉顯祖贈雲南參政東園翁顯祖妣贈淑人馮成先志也東祔顯考封雲南
參政屏嶼公叔考處士潼峯公處士竹谷公西祔顯妣封淑人方叔妣孺人汪
孺人許起以義也祭之期春擬二月中雨露既濡也秋擬九月中霜露既降也
儀品有恆不贖不僭不侈不隘以茲隆慶丁卯九月十一日肇舉祀事摵衣升
堂奠位凝肅仰瞻神主若見若聞嗟夫自正德甲戌迄于今五十有四稔矣以
五十四稔欲舉未舉之祭而始舉於今日吾其能逭遠緩罪也未耶抑祭所以
追養繼孝也不貴於文具而貴於誠意懇至不難於勉強一時而難於永久不

昔吾遊京師及四方嘗見有祠祭者犧牲成粢盛潔似矣而於孝思如在之誠
懵然莫知爲何物是謂有其文而無其實識者醜之又有自奉華第彫軒競奢
里閭曾不少惜而於祖祠之圮毀則恝然弗加之意甚或藩之拔垣之夷碑踣
而畜室焉若罔聞知者此其人殆無擇於獸鹿又何可勝罪也哉吾爲此懼故
爲之說以原東園祠祭之始詔諸我後之人我後人其毋忽

重修邑城南路橋記

嗣子松

惟我先參政公質直其天性也不爲僞飾樂恬淡世務罕以嬰心生平自奉甚
約卽衣有羨帛食有羨土而於紛華綺靡耳目之娛俗情所競趨者曾不一屑
慮至人有所求假或橋梁路道之修治凡諸便于世事則歡應如響未始爲黍
粟計惜邑城南孔道實當會府之衢凹凸傾圮行者艱步嘉靖癸丑公慨然以
爲己責伐石于山畚土于野資捐於節約之餘而力傭于耕耨之隙鏟厥隆實
厥窪不兩閱月而得坦途千二百尺往來稱便途之南枕徽溪橋不知其何時
邑西北諸山之水會流所經每夏澇暴漲卒集悍駛蕩激齧其足而傾歲滋盛

足輒崩又橋之心弗稱涉歷積久寢貫欲陷人用危之公復增甃以完其足易
堅以壯厥心而橋矻然復其初矣予時欲紀是役未幾參政公捐養奪於情事
弗果迨今已未距公逝已七稔而人之南北行過而德之者咸曰興壞舉廢適
宜當理而人罔知勞利物益人惠普澤流而人罔知費自非參政公篤意於仁
且智其曷克臻此今夫世之飾空門侈虛器銘金鏤石以圖不朽者未可一二
數度德量力於參政公其得失重輕奚翅相什伯昔衛文公治其城市協於時
制詩人歌之鄭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孟軻氏譏之乃茲城南孔道之修治視衛
之治城市何異而徽溪橋因敗爲成易危爲安釋斯人往來不測之虞殆孔子
所謂是亦爲政者是宜昭之以垂永久而顧泯泯無聲界來人恐非所以爲慕
義者勸予聞而是之因次其言以誌歲月庶幾後之人知吾參政公之重勤或
亦有所感也

二十 陳情乞恩歸養疏

臣見年三十二歲原籍直隸徽州府績溪縣人由進士歷授今職正德十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該都察院題奉欽依差往山東清理軍伍欽遵於本年閏八月
二十六日前到山東濟寧州接管行事訖臣因舊有脾胃不足嘔吐腸風等症
病後驅馳勞頓以致前症不時復作遂成靈怯已於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九日
具奏乞恩養病事下吏部未蒙准行自後日服醫藥暫得苟安不意病根未去
夏秋之間觸冒熱邪諸症侵加頭目昏暈手足痺軟伏臥床席弗能動履見在
濟南府給醫調治日久未痊切念臣父母年老衰病日侵烏鳥私情臣固不能
一日忘臣之父母而天性至愛臣之父母亦必不能一日忘臣如臣死於他鄉
必致哭臣傷命臣於父母殆所謂更相爲命者也臣以此病加怔忡勢益難療
雖欲勉強支持力有不能徒切憂惶恐負重任思得先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鮮冕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沈灼等俱因有疾乞恩歸養今臣事體實與相同伏
望陛下體天地之仁矜螻蟻之命乞敕吏部將臣放回原籍訪醫調治萬一父
母相見病得再生則圖報有期如其卽死尙當效犬馬於來世臣不勝感戴天
恩之至

乞恩改選便養疏

松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胡松謹奏爲乞恩改選以便養親事臣年三十八歲直隸徽州府績溪縣人由進士初任浙江嘉興府推官陞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養病起復荷蒙聖恩復除今職臣自念叨際明時誤蒙甄錄涓涯未報實切懷慚但臣生長南方氣體綿薄偶官於北風土不宜勉力從事遂成弱疾邇來寒熱間作漸弗可支又念臣父見年六十有七素遘腸風等症血氣虛耗精神久疲臣母年六十有六宿嬰目疾動履艱難使其傳聞臣病不無倍增傷感伊欲迎養宦邸則南北相距三千里餘衰老之人豈勝途路思得南京去臣鄉郡纔五百里音問易通迎養頗便且風氣相同水土相習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奉命驅馳伏望聖慈俯垂矜憫特敕吏部將臣改選南京衙門職事庶幾烏鳥私情得以少伸而犬馬微勞因以不廢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懇恩休致養病疏

松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副使臣胡松謹奏爲患病乞恩休

致事臣年四十有七歲直隸徽州府績溪縣人由正德九年進士正德十年任浙江嘉興府推官正德十四年陞陝西道監察御史嘉靖元年養病嘉靖六年病痊赴部復除浙江道監察御史爲建言事奉欽依對品調外任邊方用添注廣東廉州府推官嘉靖八年陞江西廣信府同知嘉靖九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嘉靖十二年陞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嘉靖十四年陞今職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臣自念叨際明時誤蒙甄錄正宜策勵驁鈍圖報涓涯但臣宿嬰脾胃之疾氣血俱虛去歲十一月間力疾巡歷開州等地方觸冒寒邪加以洩瀉邇來肌膚瘦減頭目昏暈伏臥床褥弗能動履見在大名府給醫調治日久未痊切念臣父母年老衰病日侵如臣死於他鄉必致哭臣傷命是臣生無少補於國死有重累於親也臣以此病加怔忡勢益難療雖欲勉強支持力有不能徒切憂惶恐負重任伏望陛下普天地之仁矜螻蟻之命乞敕吏部將臣放歸田里訪醫調治萬一病可再生得與太平草木同霑聖朝雨露則區區未盡之年皆陛下之賜也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懇辭爵秩退閑疏

松

工部尙書臣胡松謹奏爲自陳衰病不職乞賜罷黜以清仕路事臣以草莽凡
流誤蒙聖朝甄錄叨賜同進士出身歷官中外幾及四十年濫食俸祿動計數
千石極知慚負甘分投閑仰荷洪恩不卽廢棄進列六卿階崇二品人臣遭際
可謂極隆矣雖矢犬馬之心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猶恐不能補報萬一况當
國家多事之秋正臣子盡瘁之日如臣鴦鈍敢不策勵圖效而於心之所當盡
力之所能爲者苟一毫有未至卽無容於天地間矣顧恨臣素稟樗蒲弱質虛
生六十餘年氣血衰憊百病交侵自嘉靖二十六年以來痰火每熾手足痿痺
屢欲乞賜歸骸緣懼上負聖恩有幸責委未敢輒瀆宸聽昨於嘉靖二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追隨部臣恪事西苑行至豳風亭前忽然昏暈仆倒在地眼
口噤閉手足僵冷人皆謂臣必不能起當得都督陸炳遣差軍校臺臣列寓隨
延醫官嚴元診治以匙啓牙灌藥數口一日一夜猶未見醒明午氣轉痰墜知
覺漸萌皆藉皇上休庇故得死而復甦奚勝感激臣方伏枕切思國事方殷部

責攸萃病幸少瘥敢卽匍匐供職用期祇若皇休但病根日深精神日耗耳目昏曠語言嗜澀今雖旦夕扶病到部時每痰火上升心卽怔忡恍惚手不能持足不能履一切人事漫無所省爲照本部職司營造卽今修築外城添造軍器等項百工並興必得才識疏通精力強健者始克勝任如臣衰憊已極智慮已昏曠職廢事未敢枚舉臣身萬死不足惜如國家大計何伏望皇上念國家大事非衰病之人所能辦尙書崇秩非庸陋之才所宜居將臣卽賜罷黜別選精強才幹者以任部事庶幾百工速惟時之效而聖治益隆庶務無失舉之虞而仕路益清矣臣愚昧死冒懇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劾橫臣舉用奸黨疏

松

題爲橫臣舉用非人乞賜戒飭以昭大公以圖大治事夫古之君子事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枉直明而舉錯之心公焉耳舉所當舉則野無遺賢錯所當錯則朝無倖位斯二者爲政之大權也自古固有小節僞行欺惑世俗而謬舉於人者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獨能言之人君又能聽而行之

俾不至於僨事則夫其舉之者見雖偏識雖淺而其情猶有可原者矣若乃明知其人之不可舉強而援之於其所可舉之列而欲假其所可以庇其所不可天下之人皆知之而惟其君之不知者此天下之大奸也人君不察一墮其計中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此今臣之所言乃天下之人皆知而獨陛下未之知者伏惟垂聽而熟察焉幸甚乃者禮部右侍郎桂萼奏欲起用新建伯今守制服闋王守仁寄之以東南岑猛之事又欲起用先任吏部尙書今充軍王瓊寄之以西北戎虜之事夫王守仁學廣而才高知周而慮遠當劉瑾煽虐之日已著名聲迨宸濠播亂之秋又立勞效此其人誠不可謂無用者而萼舉之是矣至乃與王瓊並稱瓊豈守仁人哉匪特臣知其不可並也天下之人皆知也雖萼亦無不知也知其不可並而強並之此萼之心所以爲奸之大也何以言之蓋萼捫心揣分素已自知不爲公論所容乃於是乎務爲容身之計而無復冀公論之恕己意以非瓊不足以樹黨而固其位非守仁不足以厭人而成其私是故舉瓊以爲己也舉守仁以爲瓊也天下卿大夫知之士

庶人知之而獨陛下尙未之察此臣之所以持論遑遑也且陛下以王瓊爲何如人哉陰賊強復讐慝貪憤其素所蓄積當先帝朝乘權藉勢雕琢忠良黷貨賣官奔趨貴近於凡忍心害理人所不敢爲不肯爲者悉攘臂爲之數其罪惡擢髮難盡陛下卽位之初良者登奸者殛貪者斥佞者遠橫者鋤癡曠者有罰於斯時人固謂瓊無復生理而瓊亦戚戚自期不免矣旣而幸遇聖慈獲逃鋏鉞以偷活行伍間天下方未愜瓊之罪不足以償瓊之惡也而萼乃欲還其秩祿柄之以政祇爲身謀而不爲國謀如公論何且小人之爲小人其始也猶或潛藏隱伏欲僥倖於萬一迨夫事旣敗迹旣露則其心不忸怩於爲惡而安於犯天下之大義如瓊者正其人也瓊罪惡天下所共知使萼之說行而瓊用臣恐西北有志之士其誰不解體且犬羊聞之亦將謂朝廷無人而窺伺跳梁之心益肆而不可遏昔趙元昊反側宋以韓琦范仲淹爲經略招討使卒之寒心喪胆之謠作而元昊臣夫閫職繫國家輕重蓋如此今縱未能得若人而用之又安可舉夫心迹大壞不可收拾如瓊者以自魚潰也矧自古未聞借才於異

代而今在朝在野猶有或足以充其任辨其事者萼奚不此之求而舉之彼其
心誠欲有待於瓊以濟其私焉耳不然則萼亦人也豈好人所惡顛倒錯亂若
是耶伏望陛下大奮乾剛俯垂離照念邊陲關係之匪輕思人才用舍之當謹
乞將桂萼明示戒飭以暴其奸以爲人臣引用兇邪者戒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朝廷有不可擅之權大聖人有不容欺之知庶幾公道彰而人心砥礪國威振
而疆圉郭清雍熙大平之治固可以坐而收矣臣不勝大願 嘉靖六年六月

二十四日題

次日奉聖旨舉用人才朝廷自有斟酌胡某這廝如何這等來說本當拿問姑從寬著吏部對品調外任邊方用

蒙恩擢都御史總理河道謝表

松

臣先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缺
官事該本部會推具題本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胡松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道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到敕書一道
當卽望闕叩頭領受欽遵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前到濟寧地方接管行事伏

念臣斗筲小器本非任重之才嶺海名藩方切瘼官之懼叨承今命再造餘生仰天高地厚之恩涓滴莫報持冰薄淵深之戒夙夜敢忘臣不勝感激屏營仰戴天恩之至

蒙恩以原職總督漕撫謝表

松

臣前欽奉敕命總理河道近於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具題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胡松著以原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移咨到臣隨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到敕書一道當卽望闕叩頭領受欽遵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前到淮安府地方接管行事外臣誠惶誠恐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念臣性本迂愚才同樗櫟清漕責重方愧採訪之徒頻黃河事殷正慮講求之無術夙夜匪懈勞勦罔臻乃慚悚之有加惟譴斥之是懼豈意覃新恩而荐被仍舊職以量移臣敢不俯罄愚衷仰酬聖造嗣前賢而行所無事益勵初心集衆見以往克有功深懲自用旣不容不以善始貽謀亦不敢不以克終黽勉務求漕輶之利涉用期國賦之充盈臣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蒙恩擢工部尙書辭表

松

准吏部咨該本部會官題奉聖旨胡松陞工部尙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伏念
臣駑駘下乘樗櫟庸材幸際明時誤蒙甄錄曩叨庶職恆懷素食之憂近貳地
曹未效匪躬之報顧今工部尙書實古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順物理以亮
天工興百役幹邦材握政樞以宣皇化關繫至大責任匪輕必得其人始稱茲
選仰惟皇上明侔日月道配乾坤實闡上古之文茂建中興之治兼收並蓄涓
滴會納於洪流翕受敷施葑菲不遺乎下體遂合陋質謬列崇階聞命驚惶捫
心愧汗旁求姑試固聖主立賢之無方獨省反觀乃微臣量能之定分斗筲器
局詎能容受千鍾襪線技能祇堪縫紉尺帛罔思竊位之恥難逃覆餗之愆伏
望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成命許仍舊班別選名流俾膺新任則器使咸宜謗劣
獲免曠癢之咎謨猷允翊昌時益昭位育之功臣無任感激戰懼祈憇之至

工部尙書謝表

松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欽蒙聖恩陞臣工部尙書該臣具奏辭免本月十九日伏奉聖旨卿歷官久練司空重任特茲簡命宜竭誠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除報名廷謝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冬官掌土興時利以居四民北斗象天握台衡以毗庶政體國經野之攸賴安民阜物之是司自非通才曷勝重任詎期簡命猥及凡庸茲蓋伏遇皇上天縱神資日新聖德聲教訖於四海惠澤覃於萬方道格天心靈雨有求必應化孚地脈嘉禾無歲不生乃爲官以擇人欲得臣以敷治竊念臣登賢科三十七年愧無一得服官政十有五任殊乏寸長貳司徒已懷負乘之憂正司空寧免覆餗之懼工虞異事在舜猶擇二賢垂益專官於臣豈堪兼領猥承寵擢濫預樞機感恩命之下臨悚冰兢之中切敢不益堅晚節自勵初心宜民裕國嘗急公圖而蔑私圖趨事赴功不作無益以害有益秉忠貞期於刻骨竭筋力矢以忘年伏願嵩嶽三呼喬壽歷萬年而彌固乾坤一統遐方重九譯以來朝惟皇子子孫孫益衍無疆之助斯民樂樂利利共綿有道之長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激屏營之至

少竹山房序

松

邑東黃君汝瞻別號少竹與余從弟楠蓋親家也其令子吉甫又與男廷休有
婚媾之求則予于黃氏世修契誼視漢之陳荀無異焉考之黃氏之出自麻城
珀公迄今代多聞人君嘗去縣治北五里卜勝檉場蓄地磊室構少竹山房與
竹川相望而請序于予予曰嗟夫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我之所樂與也
而奚獨取于竹意者謂其筠蒼質翠中通外直詩人以之比君子蘇子謂其爲
不俗故以是名之耶黃君曰是則然矣猶有遺思乎吾先君曾築竹川精舍于
楊水之上吾甫髫時先君已下世矣思先君而不見見其竹猶見先君也以故
卽其舊業之所遺者而託處焉以志思也予聞之瞿然曰古之愛竹者多矣七
賢以放誕六逸以風流三徑以隱逸孰有如君之思乎思竹之森也其興勿剪
之意乎思川之流也其發有本之嘆乎思精舍之翬飛也其動堂構之念乎君
之思也亦淵矣哉嗣君之業者培其根達其枝蚤夜以思勿動勿慮則春陰滿
庭靈雨飄戶秀出青霄之上班齊玉笱之中君之思其慰矣黃君起而謝曰吾

之有思也吾志之先生又廣吾之思以詔吾之後人則所以傳先人之志于不朽者在是矣其嘉惠之意寧有窮哉請書之以爲叙

龍泉伯厚公像贊

松

玄姿秀目峨冠雅服早拾洙泗之緒言而恬於利祿晚耽黃老之頤神而厭於囂俗以貽後昆則一經課讀以光前烈則寸心積穀聲華動廟廊袍帶錫於巖谷名譽彰序庠敬老徵於修竹有子可以傳芳有壽可以享福明月一軒焦桐數曲嘯傲煙霞瀟灑屏麓若翁者殆七賢之遺逸而踵無懷氏之芳躅也耶

以上兩篇爲承菴集所無謹錄存之

胡氏義學記

景煥

自古化民成俗之道必由于學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所以教之窮理盡性以爲修己治人之道後世學校之政漸廢教化陵夷風俗頽敗俗儒溺于記誦詞章之學已失古人立教本意然能刻苦下帷沉酣經籍則名儒碩彥倣儻瑰瑋之才亦復輩出豈僅爲弋取科名之具

哉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蛾
子時術而始駕馬者反之有志于樹人者興學立教詎可緩與今者城東之東
園書院改立義學旣捐貲以爲之倡而族中之好義者亦爭先樂輸共襄義舉
於是生徒之肄業有地歲需之經費有貲而事可垂於永久矣余惟爲學之道
其爲博也不若其精其爲勤也不若其專是故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
奧旨得口耳之物迹而不究心性之實功則博也適以爲雜也一暴未幾而十
寒之已至學奕方切而鴻鵠之已移則勤也適以爲惰也雖汎濫周馳非不焚
膏繼晷而不精不專終無所得若智惰氣昏淺嘗而自足或畏難中阻坐廢于
半途則亦與爲山之虧一簣掘井之隳九仞等有志之士必不爾也癸酉秋余
修建東園書院而義學之設實先得我心行見禮陶樂淑戶誦家絃閣族人文
從此駸駸日盛雖百世之後猶可飲水思源詎能忘其所自哉若夫訓迪嚴而
子衿不流于佻達課程密而歲月可計其進修以及薰蕕之弗雜終始之弗渝
是在師長之敦本崇實誘掖而警勸之俾師嚴而道尊學者自必恂謹雅飭彬

彬乎皆經明行修而爲有用之學則教化明于上風俗美于下鴻文懿采黼黻
休明而文運益進于光昌也是爲記

屏嶼公清明譜序

裔孫紹青 乾隆二十五年

清明祭掃省墓也由定省之禮而推之事死如生之義也然省近世近地之墓常易省遠世累世之墓恆難蓋平日未嘗親歷其所雖家譜備載亦疑信相參也吾族自南渡遷居胡村由清公而後祖墓皆在胡村之原自元初遷居坊市由日嚴公而後亦返葬於胡村近地且連枝並茂者代不多見遐想是時若非先人按時躬率子弟登墓而歷指之其能世守勿失也鮮矣逮正嘉時丁口日繁我尙書松公於解政之暇檢閱墓錄慮坊鄉隔越而祭掃漸疎也乃卜葬祖若父參政有明公淳公於先塋之麓與先世墓所南北山頭彼此相望俾後人登墓了然心目不致失誤愛敬之心不亦遠乎國初父老五十餘人復體先志各出己資共成祀典清明譜而冠之曰屏嶼公殆舉近祖以該遠祖之祭且示先祭列祖而於屏嶼公墓畢乃事也今簿書殘缺侄氏承玉爲之更寫

清悉租產事儀一展卷而明若觀火且諄諄勸諭同人祭必親臨墓所不得半途懈步新譜既成問叙於余余曰產租明白可以保祭矣代有老成登墓以指示後人可以保墓矣斯舉也近宗遠祖實式憑之非孝慈之大者乎禮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若半途懈步習以爲常此心不可問矣爰書之篇端云

重刻承菴先生集跋

裔孫位賓

號宗杰
道光二十七年

先尚書公文章經濟知名於前明正德嘉靖間撰述宏富不自表襩公薨有遺集十數卷藏於家萬曆中先鴻臚公始出以質同時名士刪定去取得文四卷詩四卷凡八卷鏤版行世題曰承菴先生集徐文貞公爲之序其後不知何時版遭散佚重付開雕於文增補二篇增附一篇餘悉仍舊詩則刪佚過甚且併其四卷爲三卷獨於五律之末采補一首而已合詩與文定著爲七卷卽今所通行之本也茲本今亦殘缺漫漶先君子枕函公先叔父槎浦公屢欲重刊而力未逮先君子又嘗於故人家段得原本錄其所佚諸詩及其文字異同者邇來四十餘歲矣又復佚其十之二三昔之人論撰其先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

賞聲名而明著之後世我則安能顧先人有書而不能爲之壽世已壽世者任其漫漶殘缺而不復爲之校理其將何以爲人何以爲子乎往歲族衆相聚而謀期永茲集垂示將來剞劂檢校爰命宗杰乃求原本邈不可得得殘本目錄及卷一卷二幸存耳姑仍今七卷本校刊先君子所錄文字異同者分注於各詩文當句之下宗杰又廣搜碑版博訪簡策續得詩文十數首合以先君子所錄諸佚詩統爲補遺二卷恭錄御定明史列傳及前朝誥敕敕諭賜祭賜葬諸文於卷首附錄當時朋好投贈序記詩歌之屬及公薨奠誄狀誌之屬釐析二卷於集末世之君子誦其詩讀其文因得以尙論其人也總爲卷十有二異時幸獲原本應須重刊以完先鴻臚公八卷之舊而以所得諸碑版簡策者別爲補遺於茲集庶無遺恨固所願也未敢必爾公立朝事蹟具載信史詩文體格備詳前序則宗杰不敢妄贅一辭

承菴先生集外更有同心集此書世無傳本亦不知其卷數蓋錄同時交游閒尺牘往還詩歌贈答諸作也家藏有殘版十餘片不相聯屬罕得全文謹按七卷本於目錄末有提行附同心集四字而八卷原本目錄實無之則知此集與承菴先生集當年原自別行七卷本乃始合爲一書爾然今所行七卷本都不見有此集蓋其佚久矣海內積學之儒容或有藏弆者愧余寡

陋無從徧訪而知也謹依七卷本仍附其目於末用寄愛羊存禮微意
他日得之尙將剖劂傳世俾當年金蘭雅誼於今未渠央也宗杰又記

上海徽寧會館特刊序

位咸 壬申六月

滬上之有徽寧會館始於前清乾隆甲戌經今百七十有餘年矣其初也篳路藍褛規模狹小經後賢繼續維護就力之所能及者以漸而擴充之於是乃有今日穩固之基礎吾人試一檢閱館中歷年刊布之徵信錄已可得其梗概壬子之秋予道出海上適醫治寄宿所落成汪君寬也屬予爲聯以頌之前年建閔行分堂汪君屢年又屬予爲聯額今年夏會館董事吳君青筠余君階升復創印徽寧會館特刊特刊者一百七十餘年來創業繼志慘淡經營兩郡人士精神之所寄也分門別類朗若列星以刊行之始來問序於予噫予自辛亥鼎革後不與人間事久矣奚有於予序然予竊因之有感焉凡夙昔足跡所經之地如北京南京杭州湖州漢口等處胥以會館爲家是會館之供我乏困不爲不多且切矣海上之徽寧會館雖未一適然自己巳之春屯溪全鎮燬於匪廬舍爲墟琴書灰燼不得已浮家於海上者又四年於茲矣以予無家可歸之身

居長安不易之地當國難未已之時後顧茫茫他日者或老而病病而死則此會館之丙舍醫治寄宿所將爲予之逆旅主人意中事耳然則自乾嘉迄今百七十餘年兩郡人士之婆心毅力慘淡經營維繫斯館於不敝者其惠我正未有已也是烏可以不序

梅花百詠自序

嗣運

梅花百詠者乃同治甲子與同人席間一時唱和之作也時粵寇方熾邑中衣冠巨姓往往降賊短狐長鯨構亂未有已時視毛椎不知爲何等物邑侯顏海颺曉帆明府爲名提督某公之子韞冰草履走矢石而來令是邦與予新訂風月交性亦嗜梅花防堵旣周頗以詩筒爲遣悶計蓮幕楊君尤能詩一日席間拈嶺上梅花等十種色目頃刻間各成詩十律繼又補拈憶梅至落梅四律亦刻燭如前令然猶以爲未足盡梅花高格也後於公燕間復拈十四格起夢梅以遞至於原梅而止又各成七言絕句五十六首尋又拈梅花梅榦諸品格得七律又八首間以平日吟梅懷古以及與諸友唱酬之作益之遂裒然成帙矣

會楊君與侯以它事相齟齬去星江程蝶園夢元來主幕席見余詩而悅之以爲能脫盡前人科臼遂題詩於顏令後同學曹汝濟作舟諸人又繼之兩學師皆名孝廉一爲懷寧王稷堂先生熙淳一爲桐城李曉溪先生培亦極賞鑒予詩自後有遊屐過績者無不聯吟擊節遂傳爲一時嘉話云夫梅花不知有格坡仙固有詩以題醒之愧予淺學又何必以格求梅特以情性所鍾有不禁怦怦然欲動者蓋梅之爲花也爲才人所寄興爲高士所託端爲王公將相所發聲爲忠臣孝子所寓意亦榮亦隱能屈能伸有蓮之清有菊之傲有松竹之節有蘭蕙之貞先君子兩公嘗以是爲花中之聖殆非溢辭自方虛谷選奎瀛律髓所錄梅詩多去取失當故於放翁猶嫌其浮肥而左袒尤延之且又力排崑體表章江西以是爲後人所詬病又謂梅花不宜占美人旨尤悖謬夫古之所謂美人者初不偏主閨閣山榛隰苓之美人注家以爲指西周盛王離騷而降始有以美人事之閨閣者竊嘗考三百篇中凡以美人屬女士者必自下注脚東門詩所云彼美淑姬卽其例也律髓之意殆以宋人詩中此類尤多如韓

無咎則云越女謾誇天下白壽陽還作舊時粧趙乂若則云凝愁金谷登樓日
斂黛溫泉賜浴時林君復之搔首壽陽千載後鄭毅夫之秦家公主粉爲身縱
情所至搖筆卽來與放翁所咏花中巢許伯仲夷齊者實有莊俗之別虛谷盡
以入選而鄭詩頗猥鄙小註反美其正而不邪雅而不俗此何以解且王荊公
梅詩至用漢飛燕唐太真幾以梅花爲誨淫者口實律髓並不指駁反譽其用
和羹爲相兆命意尤高出沂公上此更何以解夫花猶道也仁者見仁知者見
知以美人高士咏梅花無非見仁見知之意亦何所不可哉宋時以和羹兆相
業者沂公而下如王介甫陳簡齋張宛邱三人詩中屢屢言之而張鎡撰梅品
乃至禁用和羹與驛使事鎡人品無足道律髓則陰拾其殘唾而陽爲反騷之
論以雌黃士大夫真不值一哂矣嗟乎古今梅詩汗牛充棟其自託甚高如荆
公以下諸人當不一而足而獨沂公詩至今鄉塾童豎能皆記誦者則以詩爲
沂公之詩而又經呂文穆平章故士林尤艷稱之彼荊公之爲人特可使虛谷
輩俯首耳近世士大夫祖虛谷而廣其例爲詩髓予因歎詩之難莫難於梅花

非真得詩髓者固不能咏梅而因拈水也月也雪也定三者爲梅髓而爲四絕以誌之其果能得梅之髓與否後之人當有定論然竊思不分出高格旁敲側擊以謌咏之則梅之眞髓亦何由見而轉幸當時席間分題角韻之以格求梅者並非炫奇冀以得髓則坡公不知有格一語祇爲梅花寫照則工矣而詩人之欲得梅髓者又不妨以格求之以格求梅則嶺上有梅之高水邊有梅之潔雪裏有梅之白月下有梅之清以至於案間竹外菊叢瓶裏無不可以見梅之潔白而清高卽不幸而局促於園中孤聳於柳下而梅之不露俗態不爲媚態亦無不可借園柳以自見是執一以唶梅者皆域於格以隘梅而予之創爲各格以寫梅者正所以見梅之無格也彼詩老不知梅格在云云者其專咏梅耶亦借以自鳴其詩之高潔而清白耶敢以質世之深於此道者

春秋述凡自序

嗣運

左氏傳春秋稱凡者五十杜元凱謂周公舊典左氏撮其體義約以爲言其別四十有九顧自母弟二凡不計外如同盟赴名如滅入取如後至不書所會皆

彼此互見詳略小異然春秋所書有諸凡所未及者尙多也書雲物臨宗廟合禮不悉書經故不見其他所發言不言稱不稱書不書先書故書諸顯義例而不凡者又所謂例之變非大凡所得概者耳公穀稱凡者少其釋經通辭亦無非凡可以備左氏諸凡之闕三子者于春秋可謂有勞矣而左氏功大若作三軍舍三軍之類非傳則無以推經所竊疑者書爵執諸侯以爲罪不及民稱族舍族以爲尊君尊晉諸如此類雖若變例或未必周公之舊法夫子之深意歟公穀研義精而有鑿處不特拘牽日月也以齊仲孫爲魯慶父以滅項爲齊桓諱與左氏管仲城小穀例同紀侯大去而以爲齊襄復九世之仇宋殺其大夫不名而以爲尊其在祖之位黑弓以濫不繫邾而以爲賢叔術衛世子書納而以爲輒受王父命可不受父命雖曰春秋無達辭義安在乎先儒皆謂聖人修春秋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蓋常事不書大惡則諱辟吳楚之號不書葬或舊史所無適合於義聖人卽因而示訓或舊史所有裁而削之是卽杜氏所謂因舊史之無改舊史之有非別有妄意增益也公羊氏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是說也非及見韓起所見者未敢言矣且因無改有義在明法若王不稱天正不書王歷世久遠舊簡闕謬或卽用爲變例將欲治亂賊乃自涉於倍耶夫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比事則義係此文見彼屬辭則有體例初學者不先觀其例之常莫由參其例之變因反覆左氏諸凡旁及公穀二傳例之通者兼識諸儒之說間附鄙見井蛙豈足以語海將用操杓就飲于左氏焉因目之曰述凡云

鵬南詩鈔自序

嗣運

嗣運於治經之暇學爲聲詩每嫌於詩境不闊故隨作隨棄諸友有嗜痂癖者輒蒙收拾展轉傳寫又往往漸失本真而坊間射利之徒依樣葫蘆率行災棗遂至編次不倫因設法將坊板購來詳爲讎校間有增削正其顛越糾其訛錯惟旣以古今體分編則其中年次亦有不能盡拘而未及編明者書旣成因誌緣起於卷端以與梅花集相輔而行云

春秋問答感言

榮璆

吾父病革語不孝榮璆曰病莫能興矣享壽八十有一於心本足惜少二歲不克將先尙書承庵公文集詳加訓纂送商務印書館用鉛字重印以行又著有易經問答三禮問答未成引爲憾事春秋問答已謀剞劂死後切勿停汝宜日事校訂督催手民毋任遲誤則吾目瞑矣多哭奚益不孝榮璆唯唯從命時八月十八日卽舊歷七月初八日也語畢延至亥時溘然長逝故雖斬然在衰絰之中神志瞀亂不知所爲安忍食遺言而死吾父閱三月有奇而書成藉廣流傳發心聲於後輩幸能繼述存手澤於先人嗚呼吾父不及見矣回首趨庭百千萬里傷心易簣七十八天昔宣聖春秋絕筆山頽木壞尙越二年今吾父表章經學亦絕筆春秋使得如宣聖之越二年而後卒則病革時所引爲憾事者不已毫髮無遺哉以此思痛痛何如也爲誌數語附於簡端

右本族文字以世系爲先後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三

文藝二 文

相溪蓮幙圖序

林子木

蒲陽人
洪武甲寅年

右相溪蓮幙圖爲游揚邑長史胡君子原作也契友鄭君彥倫承府檄行事宗友林君仲文訓導邑泮各修書同以是請曰子原徽婺人也以幙職攝縣事政聲洋溢旁被隣邑上徹郡府故郡邑士友作是圖繫以歌詩而成其美辱命老夫序之竊謂武城邑政而聞絃歌之聲甘棠聽訟而教行南國政也教也精粗無二致也昔者徽國文公朱先生三至蒲陽吾鄉賢及門受教而蒲人道學之傳自此始今也予原自其國來而德政行乎郡邑徽國過化之澤自是其益衍乎老夫不及與覩斯圖然而遐想斯時山水之樂及卜異日帷幄之選倘因二君薦名圖末豈不榮幸也哉是爲序

又

吳源

蒲陽人
洪武甲寅年

雅之者爲作相溪蓮幙圖而求能言之士頌詠之相溪前大溪也自蓮花幙之名一出遂爲賓僚嘉話子原實賓佐興化縣故圖相溪蓮幙以形容其清麗之至且以表興化士大夫美愛子原如是云古惟郡府有幙職至近代而州若縣咸置焉蓋參佐賓筵而資其奇謀婉畫以善其政者也夫從容賓幄之中而擬議府縣之事守若令凡有所爲必咨之而後行朝廷以千里百里之民寄於守令而守令又以一府一縣之事寄於賓佐而况子原又嘗攝其縣兼有令之責而能以善政致美譽使百里之民翕然稱之無異辭而又有以取士大夫無聲之畫有聲之詩以交致美愛之意是必其才有過人者而其公勤篤實抑又可想豈徒如昔人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之云而已哉竹峯深秀相溪演迤蓮花香透幙中子原案牘之暇靜室一爐日斯畫口斯詩清風徐來濁氣不入試問左右復有如此樂者乎然有用之才世不我舍第恐書下五雲捲去圖詩卷行李中還憶作序者吾故人否

跋相溪圖後

至元丁丑任貴池教諭至正庚寅轉台州路學正
不赴隱山中名所居曰貞素齋著有貞素齋集

舒 頤

字道原同邑人
洪武九年

歸附初省臺缺吏用取諸有司吾鄉以三人貢子原胡氏其一焉初吏御史臺
凡三載發建寧典興化幕律身處事以平易聞閱三十月閩省理問所缺從事
聳有守俾攝焉屬簿贓敗鞠實罷復昧其文匿過而復其任事覺御史以失錯
黜何其幸耶昔三人同貢其二或謬或屯俱以惡受禍子原平昔以善著厥聲
以一小失黜豈非天相善人哉然贊畫興化予雖不獲見今觀贈行詩及相溪
圖其友誼交情槩可見矣雖然子原遊歷東南十餘稔言辭之不遷禮貌之不
易恂恂然平易人也嗟夫今之登仕版者官無崇卑一或小失非謬卽屯極而
不分賢愚一致可哀也夫子原處邑末僚攝理司從事能保厥身而歸囊橐蕭
然覘其所守可見較之他人榮幸多矣暇日披是圖如見相溪之友然則相溪
之民甯不爲子原思乎

又

方玄成

婺源人
洪武十一年

篤溫然其和粹然其美蚤繇吏起家洪武四年用郡府推擇貢京師庸于臺憲
三年長興化幕秩滿省憲交剡攝閩省理問從事將行興化之人不忍其去或
賦詩文以歌之或繪爲相溪山川之圖以餞之則其仁聲善政留於人心者固
不能忘而其言不溢美可知矣後以公務失舉去役淮浦旣而蒙恩釋還其去
也泰然無不豫之色其歸也從容無徵幸之心余以是屢嘉焉烏乎當是時也
我聖天子新卽位方將革奸貪厲廉恥以風化天下凡隸仕版者律已操行稍
不以公勤廉潔自守者難乎免於千百之十一若子原去就無怍者蓋鮮也謂
之不賢可乎余留績久性迂不苟合於人惟於子原斂衽弗暇故書于卷末以
歸之

送福建省理問所胡公序

張碧

陳留人
洪武年

人不能自聲處事而有聲事不得自行因人而後行人也事也必相須而後可
大抵人非才不足以有爲事非理不得無齟齬事雖行也所遇非其才則失其
宜人雖才也所處昧於理則失其中是則國家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意固在也

毫釐有差大而失之於禮樂紀綱小而失之於錢穀獄訟然則在上者必擇賢而用之推能以任之在下者尤當責任爲事不失乎在上推擇之心思盡其才竭其力如是則聲聞愈彰才德益著亦何所往而不得設施哉新安胡子原氏少學儒書嘗歷役憲臺多見稱遂授興化縣幕職蓋由內以及外也歷職三載弛事旣張凡在考績靡不矜其才能秩滿將赴京師時理問所久曠募官而實難其人或以子原才力爲稱執政者遂命攝之以任其事子原蓋不獲辭一日萃羣吏從容語之曰省府者源也理司者流也必有以疏滯其流則源無凝滯矣不公者糾之不法者舉之安可以伈伈俛俛而束手臨事乎矧大理公以身先事廉而勤純而正若曹得不可以贊畫哉由今而處事大者行之纖者決之每有疑獄則詳之以詞察之以情平反鞠讞毋憚毋勞不閱月而措置適宜吏民悅服今復告行大理崔公命余文以贈之余竊謂曰新安郡紫陽夫子之故里也今觀子原爲人純雅詳審不苟不煩商榷得宜處事獲理豈非尙能私淑紫陽夫子有以淵源之乎他日羽儀清朝必能以居下之心而承乎上居上之

禮而蒞乎下處事益明聲譽益遠其於紀綱禮樂錢穀訟獄設施次第期在表
表遠出人望矣余未老尙當拭目而觀洗耳而聽子原其勉哉

送生員胡士俊往福州序

遼陽學訓導張仔洪武二十三年

時雨旭霽槐陰覆簷邑庠生胡士俊進予席側從容請曰生母丁氏久瘞閩土
未獲安厝寢食爲之不寧今以假請于縣司許令往奔遺柩特以稟聞願求先
生之言以爲往復之箴規也予嘉其孝行之志篤且與尊翁子原忝異姓兄弟
之好因述其本末而贅辭以勉之昔子原初任山東娶丁氏始生士俊旣遷閩
士俊甫五歲而丁氏已歿復娶曹氏未幾子原值事休官還家乳溪丁氏遺柩
留瘞于閩今已久矣子原有志奔丁氏遺柩不期爲王命而遂不果今生能全
父志而克襄大事非孝愛其親者能若是乎况士生穹壤間讀書明道務期忠
孝是故在朝則盡忠在家則盡孝然而孝行非一端力行之道在乎人之誠與
否而已予觀古人之行也生事葬祭一本乎誠而無僞所以行之悠久必見格
于天地鬼神生學究此理亦必有古人之風矣噫世有母歿而子在童稚者比

比皆是能思其親而克襄大事蓋不多見今生甫及成人遽思罔極之恩一日哀驚不遑寢食衰麻哭踊奉親喪於百千里之外不以奔走爲勞其天性之真有莫能掩者可謂能慕古風而知其孝矣然則他日致身天朝效忠之誠亦必由此而靄然可見將行余復醮而命之曰嚴父出仕遐方繼母垂老在堂急奉輶車而早登故道勿使倚門嘆而顥望亦毋致青燈久冷而茅塞此心又曰時值隆暑善爾驅馳飢食渴飲調攝適宜毋徒觀而弗濟毋役物以違期若是者予之願望也生能達此則人事可盡而天地鬼神亦必輔相之自無失墜之患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斯之謂歟言未旣生俯伏而謝曰遵承教命佩服無違遂書爲序

送胡君士俊聽選序

傅貴清

四明人
永樂十一年

京畿以南新安之郡有屬邑曰績溪邑多故家茂族而胡氏爲族姓之望胡氏之家子弟多篤雅可喜而士俊又爲後進中之白眉焉予自史氏教太學以來於今數歲當永樂丁亥春士俊氏實自鄉校舉明經入太學予得以識其人焉

其氣蓋如其志卓如而其行誼則又翼如也恪如也太學之制月有書季有考
諸君子較藝之日得其所作往往擊几爲節嘉賞不已明年執政者來入冬官
而任以掄材董工之勞又明年入鴻臚從三數謁者繙閱禮文之事所至之地
具有成績乃永樂癸巳夏五月又以朝命歷庶務於工曹居三月考績稱善用
自京師詣行在以俟錄用之命行有日友人程思政詣余館下願徵一言以昭
其榮幸之意夫以草野之士獲際盛世猶思慷慨有爲以自見而况士俊氏以
故家子濡染理義有素又嘗作育校庠更閱有歲一日寵膺上命而致其身於
官使當何如其報效也耶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書曰學古入官政乃不迷
敢筆是語用爲士俊氏勸且告焉

存心堂記

左春坊左司直郎 汪仲魯 楚源人

心學之傳至孟子無餘蘊矣曰存心曰盡心曰養心曰不動心曰求放心言之
不一而足焉何也曰心也者二氣之真精萬善之統會爲神明之舍主於吾身
而四肢八體皆聽命焉者也役物而不役於物爲主而不爲賓大不盈於方寸

之間而其分量與天地同其廣厚日月同其高明苟能存之而不汨其靜且清
焉如鑑之空而物莫能遁其形如衡之平而物莫能逃其情以之而位天地則
天地位以之而育萬物則萬物育何莫而非是心之妙用也哉惟其氣昏慾窒
蔽於有我之私舍之而不知求則明者日以昧清者日以昏神明清虛之府化
爲塵土污濁之區矣績溪邑庠訓導胡傑謁予而請曰同姓館生士俊扁其所
居之堂曰存心而未聞其說願因傑而竊有請也惟先生其惠教焉余方悼夫
心學之不傳久矣利欲蔽固陷溺而不自覺者總總也况有能存而明之者哉
今士俊乃能致意於此可謂知爲學者矣爲學有道戒慎恐懼而知天之本以
立學問思辨而盡心之功以成由是而守之無失則湛然太空之體存由是而
應事不違則豁然大公之用行體立用行聖賢之能事備矣爲學之道舍是其
何以哉士俊平昔講求之際亦嘗至於是已乎傑曰是蓋求進於此而未能也
先生命之詳矣請書以爲記遂書之若夫棟宇之制高弘之度無關學術故不

書

慶胡君道夫七十序

進士兵部主事 馮 璞字雲莊
正德三年

正德戊辰七月十有七日乃妹婿胡君道夫七旬初度之辰予伯氏倡爲嘉慶之舉而命於予予不敢以猥謗辭爰罄素見而以語夫欲知君之所以獲是壽者予惟壽弁諸福人情之所深願至欲者必期於是顧不可以苟然得也君以獨厚之資而充以修爲之力讀書究理知必貴行孝友敦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內主嚴明而外柔順雖遇羣下終日不見其疾言忿色取與一介不苟有侵其田者或勸其訟于公君答曰以區區土地之故而折腰求勝於有司則所得者少而所失已大吾不忍爲也操可以富貴之具而乃退然與寒梅野鶴自放於水鄉山郭之間一觴一詠求和於樵夫牧子以爲樂其人品高潔一時士夫無不稱詡而敬屈之每受知有司禮勤鄉飲之請俱不赴蓋不屑於僕僕爲也至是益重其人惟其足於內而無慕於外則精神以固血氣循軌雖歷夫七十也顏如沃丹語如糜糲一飲累觴而康強不改於昨且君之高祖子原公以理問有聲陞廣西桂陽知事曾祖士俊公以監胄授廣西容縣知縣君有子三人

長曰賢次曰顯曰頊賢銳志舉業廩祿儒林固不可量其他日之進而其餘則又飭躬勵行足亢其宗者夫以君之作述有人而處無憂之境如此則今日之壽此又寧非一助哉因往推來吾可以逆覩夫君之壽固將無既也庸書以俟

賀胡世用先生致仕榮歸序

正德辛未進士由行人歷官戶禮工三部郎出知雲南尋甸府引疾歸著有愧溪集

戴祥字應和同邑人嘉靖庚寅年

先生世家新安之績溪自勝國至我明有郡幕縣令諸先達其姪孫茂卿由進士拜監察御史以直言補外宦學承傳有自來矣予憶成化中先生以童年選入儒林風姿明秀美如冠玉比長通大戴禮累舉數奇後膺貢授蒙陰司訓教有成績甫三載輒欲辭歸諸生執經門下者眷眷不能舍請于藩臬挽而留之者數載乃今戊子秋壽屆稀年喟然嘆曰古人七十致仕禮也予素業禮復何待哉諸生義不能留灑泣而別渡濟涉淮遡江而南家山入眼如迎歸客稚子候門親朋擁坐先生怡然長笑回視功名外物太空浮雲漠無所繫樂可知矣予姪希賢希聖與先生爲世戚其祖母寔先生之姑而希賢之子又先生之孫

婿也喜其榮歸請言豔之予未第時忝交莫逆矧今休致同作林下閒人氣味
又相似也故不辭而掇拾如右以副希賢之意且因致區區之私云

東園書院碑記

由進士累官提學副使方 豪 字棠陵開化人

予在楚中友人胡君茂卿託程大行邦載致書索記東園書院昔酣刀筆一展
已忘之矣歸養以來胡君兩致書促焉余復爲痰瘡所苦久厭硯墨一日瘡退
之餘念海內故人交未久而相信者唯胡君索其簡劄觀之以破思鬱其述東
園書院之故若曰東園者先公諱有明者之號也園去郭僅里許中爲堂七楹
前爲戶五楹堂之外戶之內有池數弓植蓮其中有石橋跨池上以通往來某
自東方告歸亭于北涯命曰雙清蓋某在東時嘗有卷曰心跡雙清諸君子各
有贈言不敢忘也兩旁雜植花草槐桂各二本儼若相持堂之後修竹千餘个
蕭然風中之聲灑然月下之影爛然雨餘之色一一皆先公手澤亦可以少助
吟興矣先公積書凡若干卷藏于堂以俟後之人故榜爲東園書院而至今未
有記之者茲蓋不能無望于我棠陵也棠陵子蹶然起曰是何翁之見之預耶

夫翁之爲斯院也曷弗以貯歌舞乎曷弗以延博奕乎曷弗以居資貨乎而必于書焉况其間樹槐者二豈非王氏之意歟今乃子屏嶼封君承其志而屢葺之宛若初構厥孫茂卿起家名進士推嘉興爲賢法官按山東爲眞御史讀其書而有徵焉斯院誠有所託矣且又薄榮高臥以養以學以求雙清之實將來夫何可計耶昔范馨撫其孫喬之首而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比喬有知執硯涕泣奮學力孝屢徵不赴卒之垂輝汗青君子謂馨之知其孫喬之慰其祖舉足稱焉夫茂卿之今日得非有似乎喬而其青年要津加以厚積又焉知不爲二郎也乎是豈直書院之光抑亦祖父之榮也豪也有林下居亦先公克恭翁以待豪者豪居之有慚色

榮隱堂記

禮部郎中林 炜 福建人

新都佳山水厥東北邑曰北野今績溪也乳徽二流合離如績風氣完閟寔鍾畸人高年而隱者曰屏嶼胡隱翁夫隱也者天地屋廬也四時輿馬也萬籟音律也雲霞朋侶也芝朮飯糗也芰荷衣袴也其靜也純兮若璞也其動也混兮

若濁也或扶筇于修林或盤礴于奇石俗軌弗至門塵囂弗入耳人咸曰隱翁隱翁云吾閩參藩大夫承菴先生翁之伯子也間語炫曰走者筮仕荷聖天子推恩封吾翁爲御史玉軸龍章輝映草木烏紗豸服行樂丘園鄉人皆以爲華也翁顧弗華之質直自抱淡寂無營猶夫舊也方走有閩之役懼無呂爲養乃面靈山而築堂奉翁居焉君子過之署曰榮隱上爲樓用資游眺目極高明翁日徜徉于是頗安焉願吾子記之以爲吾翁壽炫曰夫肥遯于閒曠之野之謂隱有其隱而無其辱者大隱也尊顯于軒冕之貴之謂榮有其榮而無其勞者眞榮也是故隱則壽榮則樂浮遊于萬物之表而壽于名者壽之壽也夷猶于恬適之境而樂于心者樂之樂也隱而樂者德也存乎己也榮而壽者時也繫乎天也畜于德斯遘于時矣慎于己斯厚于天矣吾聞隱翁處于江湖鄉閭化之敦乎有德人也承菴君宣猷徽省仁以煦之威以率之介以持之昭以理之閩之人有甘雨之仰而海內致台樞之望焉久矣夫非德之溥也而有是乎哉雖然翁暇而登樓超然有呂矚其高也洞然有呂納其明也斯足以極高明乎

噫嘻高者必修其本明者必守其虛本者吾之氣也虛者吾之神也君子和柔其氣不爲欲棼也冲養其神不與物離也則形從而神全矣是故壽而且樂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又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隱之大而榮之眞也夫

壽山圖詩序

少師大學士費宏鉛山人

封君績溪胡公與其配方孺人以其子御史茂卿貴受敕馳榮已十稔今年壽俱登指使正月十二日爲孺人懸帨之日而公之初度則八月十六日也御史君嘗以直忤時外補頃者來佐吾信奉公及孺人就養郡齋至是得稱觴爲壽于膝下無復望雲之思持環之夢其樂可知矣君同寅郡伯邵君德明通守會君子遜吳君懋恭節推俞君寵之喜二老之齊壽而羨君之具慶也乃繪壽山圖偕郡之大夫士各爲詩以賀以祝而屬予敘之古之祝壽者多矣以鶴以龜以冥靈皆物之最壽者也其見于經則雅以南山欲人之長生而久視如山之高峙而久存所以祝而望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而吾夫子之訓乃曰仁者樂山故靜而能壽是知有樂山之仁斯必享如山之壽而又奚待於他人

之祝望也壽本於仁仁必靜靜乃壽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世人往往失之是故或波蕩於紛華而害其性或鞅掌於榮進而斲其眞或役役於巧偏而違夫誠或營營於貲貨而背夫義是皆戾於仁而不能靜欲永年其可得乎公性資坦夷不爲外飾所居之側有山方立如屏公樂其形勢之幽阻可以盤桓學成可仕不忍舍茲山而出因以屏嶼自號其安恬退而恥榮進愛澹泊而厭紛華固有肖於山之靜矣平生疾惡於殘刻不仁者常因事指數至面頸發赤不少容輕財好施遇匱乏輒周之不吝其尊翁東園公以邑北十里巖墮石傷人欲爲梁以避其險有志未就而公卒成之名曰永濟自是往來無患人咸德公公仁厚之中存固山類也是以化行於家孺人事東園及其姑馮旣孝且敬馮臥病積歲左右扶掖飲食湯藥必親至爲手滌巾布廁牗始終不怠其德蓋與公合然則公及孺人之所以竝榮而偕老固自有以致之豈偶然之故哉昔潘安仁當閒居之日僅承偏侍之懽且有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之賦今御史君功名鼎盛具慶在堂得人生所深願而不可必得之樂宜郡伯諸君之助喜而吾儕

卿袞之交賀也御史君正色立朝恥逐時好寧以不合而出蒞吾郡盡心民事
不以少却自沮皆所以究公未用之仁譽望日隆其進自不可遏恩封祿養之
及于親者蓋未艾也且公及孺人精神強健少壯者或不能及仁以安之靜以
頤之如山之壽誠有待於祝望者茲圖之繪嗣是可勝計哉

榮壽具慶詩冊序

按察司副使黃訓古歛人

我續封大參伯屏嶼胡公偕方太淑人周七十諸君子撰榮壽具慶詩慶焉張
貢士翹公仲子秀卿姻家也請予序之予曰天下有達慶三欲貴者人之同心
也榮莫慶焉欲生者人之同心也壽莫慶焉欲父母俱存者人之同心也具慶
莫慶焉茲三慶也一在君一在天一在君亦在天雖然君代天者也皆天也天
可必乎予罔敢知敢知者人爾孔子曰仁者壽孟子曰仁則榮榮且壽焉具慶
錄矣仁不仁在人人可必也予故曰敢知者人爾休茲三慶竝見于公五福斂
焉百祥降焉天耶人耶貢士曰人也公仁人也與物少競遇人好施有西漢長
者風休茲三慶非幸也是故君子詩焉人可必也諒哉予謂曰人也亦天也天

下之大豈不有公仁者耶蓋有不公慶者矣卽公觀之公偕太淑人則壽矣乃若榮以子封具慶以子錄子若伯茂卿君非天其孰全之君負剛大氣官御史事今上直聲震天下有廢檢謀進臺諫噤不言奮獨疏必退檢檢卒不退退君官海南檢進且宰百官當是時也檢豈一日忘君君死生在檢手身不敢全矧官邪乃再陟臬遂參藩政至于今日休茲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全之天之全君也所以全公也不然公曷抉天章橫金帶大參伯至于今日休予故曰人也亦天也嗟夫天之全君也非私君也祐忠也所以全公也非私公也祐孝也古之君子蓋有忠孝不兩全者豈國家之盛所宜哉君之忠孝將大廟堂上矣予於是乎占天之祐我國者有無疆之休焉今日之休豈公一家之慶也已詩能道之勸忠顯孝之意煥如也是故序以先之

封君屏嶼胡公方淑人雙壽承恩詩序

右副都御史劉彭年 巴郡人

同年友憲使胡君茂卿自舉甲戌南省于今垂二十九年當茂卿甫踰冠時卽擢高第儀曹以家狀進餘姑未論凡我四百人者不有偏侍者乎支福是慶矣

又不有具慶者乎進於具慶則愈慶矣又不有重慶者乎進於重慶則愈慶又
加少矣數十年來偏侍者未暇知而具慶重慶者亦不能悉如其舊也余卽嘗
以重慶自慶者耳若弱冠而得舉者十之一踰艾者亦如之強仕而立者皆是
也所謂具慶重慶者必弱冠而立爲之子若孫也有不然者亦鮮矣蓋理勢之
所必至而無足恠者今吾茂卿之得舉也年旣少而官益久爲才御史爲名藩
臬而封翁屏嶼先生與其配方淑人年德相埒並榮偕壽以享其子之封金紫
有爛珠幘交華遠出於茂卿得舉數十歲之後豈不尤鮮乎歲之正月仲二日
八月仲六日翁淑人同生春秋皆七十有二鶴髮豸袍目見其子之登進猶未
艾也而又有季子左右就養以免若兄靡鹽之慮然吾四百人者非一方一邑
之所有而皆有歛於茂卿之所以膺受多福如此是又擅海內之所未易有
之福履而獨歸於茂卿矣且海內之土宇赤縣不少矣而又獨見於績溪屏嶼
翁彼績溪者山川之秀市里之弘又何以異于天下之山川市里也哉則古人
之所謂二樂係於天者乃全有之又豈非尤稀閭者哉夫是必有以致之者之

不偶然與得之者之必有在也吾又安所求取哉於傳有之豈不曰仁者壽仁則榮乎蓋屏嶼翁敦純樸厚重自愛而安土著有古孝友力田之流風而淑人貞一儉勤內助以篤生賢子有古姬姜之柔德是豈非仁以得壽於天仁以獲榮於君恩也哉天之福善如持左券之必償如地道敏樹之必獲又可見矣夫奚以他求爲也貴竹筆峯王侍御嘗宦遊於徽也其封御史翁以迎養會翁於官舍通家之誼稔矣迺於大夫士之賦韻金鏗玉應凡若干首裝潢成冊以寄壽於翁而謂予兩任貴竹欲書作者之意以引諸端低回移月累日莫知所答惟易有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而謙之六爻皆主吉占亦惟茂卿懷持盈之道達仁壽之旨思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惟明惟允以慎庶獄他日位日進德日崇平反時報受大任重如川至而日升自未艾也前史之以謹厚著稱爲父若萬石君石奮閭中翁陳省華爲母若李景讓之母之嚴呂公著之母之教皆父訓母儀之班班可考者要之建慶堯叟景讓公著父子兄弟之懿美有吾茂卿之所未敢以爲師法

者在然趾美承芳雖不盡入於聖門高弟之域而視諸塗人則固遠矣語有之稱人之善而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敢以是復侍御之請亦吾同年之情也通家世講美談也非敢爲佞也尙須耄耋期頤而次第書之

又

提學副使 蔣信 武陵人

筆峯子王子之宦遊於徽也承庵子胡子方以侍御頤疴林麓以承屏嶼翁方太淑人鼎養之懽詩觴之會蓋庶乎通家焉及茲承庵子之長憲於貴也筆峯子適以侍御守內艱以伸蓼莪之痛相與論舊道新眞若忽焉神交夢接不知其喜之深也歲庚子翁進封大參伯與太淑人壽竝七十至是七十有二矣鶴髮翩翩松柏交勁而承庵子且以艾年益著風裁福履之隆引引未艾于是筆峯子旣履吉乃偕侍御恆齋子鍾子博徵風雅於其邦之諸彥裒之緗帙題曰雙壽承恩以丐序於我中丞培翁謂予於承庵子有寅交焉并以末簡歸之顧予實辱深於承庵子者夫何敢辭竊觀宇宙清明渾厚之氣鍾於人則爲貴爲壽爲德爲才而或傳之累世且無窮焉然而天下之郡與邑或多得之也必也

大山長谷薄霄漢蟠百里環抱襟帶乎外而風氣之蓄乎中者有博大悠遠之勢不然吾見也罕矣天下郡與邑之民其或專之也必也饑食渴飲忘乎知巧之習依稀乎淳龐隆古之風不然吾見也亦罕矣吾聞徽雖介居吳越之間然大山長谷風氣之儲獨與諸近輔不同則貴壽才德之鍾固宜備有抑又聞翁悃愞退讓得自天性太淑人亦柔貞罕儼則夫擅茲榮壽兼世之所不能有者而畢有之豈非理哉或曰子謂傳之累世且無窮也如之何曰是當於承菴子徵之矣然則以其嘗疏斥權貴不遑計其身之利鈍也與哉曰是其直足稱也然而有進焉者已抑以其困踣嶺海終奮藩臬也與哉曰是其才守足稱也然而有大焉者已今夫長憲非寄天子威辟能生人殺人者與小大之獄必求其情雖甚倉卒未嘗以喜怒乘之吾矚於承菴子稔矣是天德王道之基也書稱惟良折獄詩詠愷悌君子得無似之耶夫古之君子仁於獄而用昌厥後者於傳可攷也徽之慶專於胡氏其有窮歟其有窮歟或曰夫然是固皆清明渾厚之鍾屬諸其天者也將奚取於人乎哉曰篤而鍾之存乎天擴而大之存乎人

承菴晉陟卿輔行有日矣位愈崇則用愈博苟推是心以往則必思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而一物之失所固若恫瘝乃身焉上以成乎尊榮下以成乎仁壽因天之能而大之以盡人固承菴子所優爲矣夫然則又不徒爲一家之慶也已或以告筆峯子筆峯子曰是古仁人壽其親無疆之道也請書之以爲翁壽

寄壽屏嶼胡老先生偕封序

方 豪
見前

績溪胡翁孟熙先生者居近屏山自號屏嶼人稱之曰屏嶼翁翁坦易無外飾惡不仁獨嚴見人之非輒面非之不非于背非于翁者諒翁性也弗忤焉幼習尙書經可以仕矣而不忍去屏山閒居玩古鮮結貴游每自謂曰屏山吾友也此友足矣何況爲山之外有淑友曰方氏方氏與翁同歲寡言笑甚閑閨儀翁友之如屏山云子茂卿年十五卽爲學官弟子翁以所業經授之父子師徒夜分靡懈茂卿蚤慧且得師易也則速達不可遏矣故舉于鄉進于國推于郡如破竹然爾矣茂卿之爲郡也在吾邦嘉興嘉興於吾邦爲壯郡爲劇郡爲華郡茂卿潔以別其華敏以剖其劇剛以鋤其壯而名實爲諸郡先矣然皆翁之教

也無何召爲侍御史以按山東風所及懶惰而弊弭山東之人知有胡御史而不知有翁以爲之也茂卿嘗語予曰松也違吾翁久矣茲遣必三年代也吾思翁病矣吾病亦病翁也吾當告以慰吾翁以理吾病耳然吾翁教吾以有今日何以報也唯封典少輸吾情吾待吾情之輸而後告吾病甚矣何以慰吾翁告合先方擬議間適天子下恩詔凡京官不滿三年者皆先封其親茂卿喜曰吾情輸矣吾當告矣遂告以歸予聞而羨之曰凡子之久去而歸也亡弗悅者歸而顯官又悅也顯而名又悅也顯而逮其身又悅也夫人之易衰也多生於無悅翁之悅乃爾當有迴蟠轉嬰之效矣而况年僅踰艾也其與方夫人並峙如屏山者尙何假於祝哉予則有祝焉曰茂卿之病及門則愈矣愈則不可以久告也曰翁悅於茂卿之歸矣歸且久恐反有所弗悅也曰吾之所以悅吾翁者吾君之賜也報可後哉茂卿其毋留茂卿試以予言復諸翁翁必以予爲善祝者矣

壽屏嶼翁序

正德辛巳進士官南京兵部尙書

潘

潢

婺源人

尚書工部承菴公其大人屏嶼封翁今年八十同朝卿大夫士胥謀所以稱觴者余惟鄉人杖雖孔子猶將後之况杖於朝天子所嘗爵貴祿養而又大中之子文林之孫乎蓋壽有三下壽壽年中壽壽國上壽壽世壽年者百歲而穹者也壽國者達乎四海者也壽世者歷萬禩而獨存者也翁生于熙世嬉遊出入心不恫而神怡壽之會也不啻百矣非壽年乎孝友刑于族閭賙卹加乎困窮風聲之及遠邇瞻嚮非壽國乎篤生司空功在社稷澤流罔息名立不朽非壽世乎夫休生逸養厚之天也履正昭德修諸身也不匱永錫延乎後也是故仁人端己以事天君子順天以永親

祭屏嶼公文

由進士任績溪縣知事
何察 溫江人

念惟我翁捐館逾年襄事有日杳難贖兮百身何益遐邇興嗟朋戚孔嗟於戲惟翁之終其哀者衆矣雖然孰不有生翁生不常孰不有死翁也不忘粵發璿源篤生元子黃屋鼎鉉蒼生霖雨朝野倚平厥績不懋天子曰都功歸啓佑受錫寵封龍章斗耀翁適康彊鶴髮星皓旣歷多紀怡情泉石元老綵娛諸孫玉

立斂福如翁可謂百順僂馭雖賓亦又何恨跨鶴三山餐芝玄圃存順歿寧妥
斯樂土嗟予晚進叨牧茲邑方藉儀刑以資矜式詎意有懷今其已矣豈彼天
之不憖遺兮亦子賤失魯之君子嗚呼雲歸兮石洞水歸兮滄溟我翁杳杳兮
竟不可得而尋載瞻總帳敬撫靈輶聊陳芻束之奠悲歌薤露之詞尚饗

乞容諫臣疏

與前尚書公劾
橫臣疏參觀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啓充
周在

河南等道監察御史程啓充周在等謹題爲容諫臣以防欺蔽以圖治安
事臣等竊聞用舍舉錯所以鼓舞天下之豪傑然非聽言納諫則壅蔽生而公
道違徒法不足以爲政也古之明王智高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誠知夫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取飛蟲於時弋采葑菲於下體期以共成太
平萬世之業三代以還未有舍之而成治化者也近者兵部題覆王瓊事宜敕
下吏部查復應否陛下虛懷聽納亦惟人心是觀公議是采陛下亦何心哉御
史胡松上言瓊罪謫黜遠方中外傳聞不勝驚愕夫御史言官也以言爲職糾
虔彈劾發擿攻擊固松之所以報朝廷者少或偷安懷祿則官箴在廷清議在

野何以自立於世哉此其義激於中情發於言誠知夫君臣大義官守大閑期盡其職以逭墨刑焉耳顧以狂直獲譴投之荒裔陛下雖施不測之威以磨世礪鈍然因言得罪則人皆結舌舉錯失宜則羣心解體何以廉頑立懦風動四

方乎故曰鷹隼搏物狡獸噬之不有主人終見傷矣又曰養貓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夫貓之不捕隼之不搏將饑餓烹斥之不勝何以自託於主人而主人者又將焉用豢彼爲哉今狡兔未搏而毛羽離披鼠且縱橫而貓已檻繫陛下思之寧不惻然於聖衷乎此臣等不忍自負昧萬死而有言也夫言路通塞治道攸關若使羣心危疑以言爲諱卽有意外之虞隱曲之禍跋扈之臣陰險之賊固將環視竊觀畏危機而不敢發矣祖宗設官之意陛下養士之道當如是哉况王瓊近該吏部查復荷蒙聖明不復敘錄則胡松之言萬一可行行其言而罪其人臣等固有所未解也或者乃曰陛下之罪松也爲其進言之無敘也爲其持論之過直也夫耳目之於心主隨所聞見而輒入股肱之戴元首有所運動而輒從胡松義切股肱職司耳目其進言之忱責難之念

若以戴翼元首而開導心靈知而不言則欺君也言而不直則欺天也是固刑戮之所不免則將焉用御史爲哉伏望陛下念元首腹心之親察耳目股肱之義明鷹隼搏獸之害省養貓捕鼠之幾宥胡松之狂直矜其愚不錄其罪謹朝廷之用舍因乎衆不違乎公將松仍復舊階用責後効則感恩圖報之私共惟帝臣之願志士仁人將九死而不悔矣因之以防壅蔽厚風俗來善言存紀綱用舍舉錯上同堯舜者不在茲乎臣等不勝大願不勝大願緣係容諫臣以防欺蔽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送嘉興節推胡侯考績序

提學副使 邵銳 杭州人
正德己卯年

今制臺憲給舍之選恆取諸有司之良所以重臺憲給舍也所以重臺憲給舍亦所以重有司也夫臺憲給舍之選要矣非有司之良弗與焉必所謂良有司者始畀以臺憲給舍之任則其勢固有交相重者也宰天下者知其勢之交相重也於是乎權其外內而上下其秩焉今之制斯亦沿古之制歟胡侯茂卿試推嘉興已三年矣廉介以有執明慎而不留部使者論薦相屬其譽命之上聞

也久矣日者獻最天子之庭所謂臺憲給舍之選於是乎在嗚呼侯眞善于其職者哉夫思善其職則思所以爲民而美秩要選所以破常調表異能者固有若持左券以取償者矣侯茲感激遭際其將有慨於中乎必曰有司繫一方臺憲給舍所職繫天下繫一方者其良易繫天下者其良難侯之倅郡也信乎有司之良矣歷是以往尙願慎圖厥難俾爲上則道揆明爲下則法守具則夫臺憲給舍臺憲給舍云者始於是乎副其實矣夫朝廷舉美秩要選待當世豪傑者非私之也固將有委重焉侯誠慎圖厥難以無忝部使者之交薦則銳也贅言于茲亦可以藉口矣

大中丞承菴胡公總理河道序

正德辛巳進士累官至禮部郎中倫以詵號穂石南海人

比者缺大中丞一人專董河道事九卿廷推吾廣大方伯承菴胡公以聞詔可之命下月餘驛使至一時縉紳動色相賀而廣之民則咸惜公之去云曩歲公嘗有廣大方伯之命不果至今乃至至甫半載而所以惠廣者甚大故至是聞命愈惜其來之暮而去之亟矣小子詵聞而解之曰父老子弟敢告若若奚惜

公之行爲哉若知留公福吾一省夫孰若兼福天下而吾省亦受其賜乎仰惟國家建都於北財賦取給於南歲漕粟數百萬石于京師乃運河寔咽喉之地所繫甚急無寧漕粟繇此其達萬國來朝四方入貢大之奉使小之通商出入來往絡繹相望咸是取道水汎溢則居者苦昏墊水闊塞則行者失利涉疏濬隄防相機及時大氐甚難故特設重臣領之非素望宏材者類弗之命公歟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聲譽籍籍上逮今茲之任寔簡聖心行展才猷敷腎腸往從事以上報殊知方今邊圉多警司農每每告竭廟堂之憂視昔尤亟凡一切治河通道之策餽餉輸轉之宜俱賴公底績爲無窮計夫京師諸夏根本根本固則諸夏寧矣獨遺吾廣乎哉又曰吾聞之也治民猶治水也治水順其性治民亦順其性昔者孟子之稱神禹也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行其所無事也皆順其性矣公比蒞治雖止半載會時頗多艱且一時諸公代者弗至有佩十餘印者公獨與一二公周旋諭詢博訪於士大夫順齊民之欲發粟救荒輕直便民活嗷嗷待哺之衆轉溝壑于衽席以無事處事遂銷變於未形弭患於

將然下得民心上回天意歲則大熟一方敉寧其隱然之功卓哉偉矣可謂順民而治者矣以公夙德重望且久徊翔于外行卽登朝佐天子治天下亦惟行所無事順天下之民之欲利興而弊去之壅決而滯通之氾濫而隄防之吾見膏澤之洋洋乎溢乎中國徧于四海也獨遺吾廣乎哉父老子弟可以私相慰矣而奚惜公之行爲也於是咸曰子之言然抑吾儕小人也何以報公余曰奚庸若安能報公夫公仁人也天固報之矣吾聞公尊翁猶在堂且彊健焉今夫父母之教其子也無不欲其成者然親見其子拜官者鮮矣親見其登上卿者益鮮矣是天報之矣夫受天之錫思上眷于天受君之賜思上眷于君公茲過家上壽之官奉職益竭忠孝靡怠靡斂惟公有無窮之聞唯尊翁亦享無窮之祉是詵之願于公亦君等之企願于公者也以此少報不亦可乎於是咸又曰子之言然已而藩司諸公授簡俾詵贈言詵弗文烏能言顧追惟昔先公南畿所舉士比率寥寥鮮聞獨公勳業名位兼隆未艾仰先公之知人侈家庭之私慶微直爲國爲天下賀已也因不敢辭述次前語僭爲公贈并報諸公之責云

爾

大司空胡公得請致仕序

工部郎中 陳應魁 菏陽人

往秋北虜入寇畿輔會徵諸鎮軍至虜乃解去當昇平之久方內晏然民無兵革之患惟西北故塞與戎虜界邊數寇盜邊臣議築戍守之自關東南歲無備警以故虜得入而去天子震怒擇任舊臣還用宿將堪付屬以邊事者使守邊乃戒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所有事也時大司空胡公爲工部尙書殫心竭慮朝不及夕凡內外守禦之具一切旗旄鐸鼓五兵之器猝然分理隨機應變事無纖細皆公指顧籌度無不當上意公未嘗一頃而或忘其爲勤亦至矣及有疾或言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公不聽力起視事亦未嘗敢云去夫公所以不屑去而在位爲能篤於自信不以危難禍福動其中異於全軀之臣遠矣是春大臣循故事疏求避位公獨抗陳前疾詞旨敦篤感動主心得詔許致仕歸士大夫知公忘私憂國筋力未衰不宜去賴主上察公忠勤將大用而固求去此其意未易論也始虜至堅城上下未輯天子督責所司人曰可以去矣公曰

未也孰不有其身公嘗思慕大人不得遠起居侍几杖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人曰可以去矣公曰未也孰敢忘其親公疾孰不曰何不蚤見至此及愈人又曰可以去矣公曰未也孰敢後其君夫公三可去而不去人曰公舍此義無去矣公笑曰然比得請而歸也聞之者莫不歎息嗟共言其賢行之日公卿大夫故人屬吏相與設祖道於門外其屬吏郎中陳應魁曰嗟夫公之深也信非恆情之所能察識也夫恆情者豈不以不有其身者家乎其官者也忘其親者存乎位者也不敢後其君者固其寵者也然聖人之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不失其正其得易進退存亡之道焉耳矣公於可去之時而不求去核其取舍之分潔其去就之宜其幾蓋已審矣是以一朝決於引去又惡有榮貴利達能入其心哉誠公此時果於求去則必履危機而不可得又當國家多務可以親老自引乞忍忘其君况以疾求自倖免其身此恆人弗爲也而公爲之乎知古大臣之義或去或不去之間而已故君子曰公之去有三善焉孝不遺親仁也忠不後君智也幾不失身勇也魁敢不書之以爲朝之大夫士告

焉

大司空承菴胡公七十壽序

右副都御史 汪尙寧 敦縣人

星官之書曰福德所在其國天相不可與爭語稱自古而然稽義緣意詎可忽
諸夫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曰自求則固難必於天又謂能者養之以福能者養
者皆人也祇以言乎自獻而已皇極之保建隆福之攸斂莫愛於親莫尊於君
莫難謀於天咸若可符契焉仰觀於穆俯察人事福德煌煌纏映若人者之躬
是惟兩間之間氣百代之鴻休曰異人則何名焉曰天人吾於大司空承菴翁
有感焉徽故山水大好華陽爲吳越流峙喬宗應期篤生夙抱神奇早登京籍
若簡才不次則三十登壇黑頭卿相宜也荐陽明王先生於羣議洶洶之秋所
搏擊則時貴同仇幸主上容言以謫行方其推嘉興簡御史數歲在告不知御
史官也復入臺則資望莫先計日卿佐乃明揚善類排抑比人抗犯時宰有戎
勿恤不知年深御史官也長貳諸藩臬中丞于河漕若撫屹然山立冷然風清
丞弼於朝進大司空適國家多事戎虜侵軼財用告匱諸藩祈請無藝恪欽成

憲靖共其位一昔朝端鉅卿多稱後進儀刑老成人咸兩屬焉國步旣平念屏
嶼翁春秋高疏稱臣年雖未老不能專效匪躬報曰可歸侍屏嶼翁凡若干年
鄉人擬爲二疏之畫錦也居閑無外事清修雅望邦大夫士庶矜式歲之九月
十四日壽躋古稀夫君臣之間相遇固難始終尤不易人子之於親以三公養
固難以三公養而能安怡其親心爲尤難主上明聖勵精大臣以禮歸者亟稱
榮焉非其精誠格天忠亮素孚者莫克爾也翁之自樹筮仕至台鼎猶一日也
所謂自靖自獻於君親以昭事於授我如此者之天誠勤乞身於濟險持艱之
後而上不以爲疑屏居於八座台衡之日而親安享其養德彌邵年彌高而身
滋益其康彊子姓雲仍旣蕃以賢則天之所爲保祐申命者誠篤以厚明時福
惠其拱照若有常次何必其它占哉昔司馬溫公解印還洛社年近六十在貞
率會中齒最少復相則爲元老大臣主持昌運翁初乞身亦文正公年今上方
拊髀思卽還朝則廟堂達尊中外倚以重輕畢公之勤小物衛武之抑戒敬陳
瞽御□□□□□程君棟時隆別駕雙峯仲子與翁仲子汝紹姻家丐文稱

壽久矣予之儀刑在茲也其容以不文辭

慶大司空胡公完名榮壽序

戴偉

隆慶三年
字里見前

今上元二念遺佚繹勞伐元卿碩輔罔不祇禮會冊儲覃恩海內于時司空胡公致仕十餘年矣乃進公一品縣大夫具儀如指儼然造賀焉又明年公登八十矣於是邑士大夫若父老咸爲公樹達尊坊于城之南而九月十有四日乃公生辰也則又爲公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咸曰公爲侍御白簡飛霜抗疏劾奸遠謫遐方直聲動天下擬唐子方歟歷中外宦轍周海疆布惠敷慈植弱仆強政聲四塞膏澤滅滂吏民顥然嘉頌于無疆入登八座樹勳流光北虜入寇煙塵夥黃烽火徹于甘泉馳赤白囊天子震怒公處分如常修飭五材掄工萃良摹畫精明奮兵擊攘鳴鏑遠徙奏功家邦遂挂其冠邱園徜徉飄然若遺脫然若翔名完節全德望孔臧此古今之所鮮儼也敢奉萬壽之觴於是公乃前徧觴客而謝而士大夫若父老則又委役于偉俾緝厥詞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詎不信哉夫我明天道與順聖聖相承以篤生名弼奠有區宇至正

德嘉靖之間益彬彬乎盛矣公策名受事出入兩朝懷金結綬揖遜人主之前而勛勳爛然迫次臺衡之選乃抱素願而自潔遡玄風而高蹈豈非碩人之明哲盛世之逸軌哉昔孟氏謂達尊有三試以載籍較之董生有王佐之才議者謂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而陸沈于王傅君子惜之武侯開誠布公循名責實整理戎旅應變若神固三代之遺也而年弗逮張禹趙介之屬爵位穹窿耆艾黃馘然縉紳先生恥言之則如公者乃千載而一覲也非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哉夫通德之門表于康成而履道之里稱于居易皆先哲之故者也績之所以爲公樹坊之意不其協也乎竊聞之無言不酬者人之應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故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公感會雲龍道佐明主方鏤元圭冊顯功勒景襄之鐘銘昆吾之冶而公遠跡江湖之澨放意魚鳥之區則其子孫必紹公而興以究竟其業若取左券斯天定之矣夫伊陟繼配天之業伯禽受禮樂之封韋平炳煒于西京王謝聞望于晉世皆發祥流慶烏奕乎千載天之所以錫公者必壽臻于無算祉具乎百順者矣易不云乎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偉故于公之壽致祝望焉必將復有頌公者敢執筆以俟

賀工部尙書胡公榮膺一品序

嘉靖甲午舉人選授績溪縣知縣
擢南京刑部主事著有比部集

郁蘭

字文芳秀水人

今上冊立皇儲推恩海內於是大司空承菴胡公晉階榮祿大夫位一品焉蓋異數也公拜詔於庭逡逡然茲益共也士民相與賀於室洩洩然茲益歆慕之也鱗羅布列纊紛往來摛馨播英輶轤不絕煌煌哉天地之華觀近世之希遘也蘭乃如指具儀儼然造公賀焉拜而曰世之躋遐齡膺備祉者必有澤民匡世之功然後食報於未艾引慶而彌增若修維祺罔倖而獲蘭於公而知天人之交也昔者定國讞獄天下不寃乃相漢庭澤被元元彥博蒞治劬心拊摩晚議軍國功在國家高允文明柔順矯矯忠貞老位中令爲魏名卿萊季子脫屣千乘于以全生于以盡年迨今傳者遂以爲仙公起進士推吾郡爲名法曹按齊魯爲眞御史劾奸之疏天下誦焉臬也法而義藩也教而仁訊鞠明而糾摘精敷布慈而催科緩悉鑿鑿副名實矣爲中丞也浚治呈其勞而灌輸效其績

糾邪歛端百度貞焉及晉今官屬有戎馬之警而公折衝之功尤偉當寧屬睠中外繫望秉鈞方有階而公遽勇退欣欣焉若釋重負也天下益高之放情邱壑追逐雲月趨舍不憚於中可謂完名巨德者矣夫朝有耆舊諮詢罔遺老成典型鄉邦所資公雖弗究其用而退處於鄉也然俾覲其容者則躁慢失聆其論者則膚淺慚稽其行者則險薄阻經生憲其學達夫程其猷文士誦其業後哲宗其文譬之千尋之木用之則中明堂之選弗用則蔭之所庇渴者濡者咸獲息焉則若公者天下之英而鄉國之楨也郡長公表其行御史大夫薦其賢不亦宜乎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德成福以故公徜徉東山之娛以登期頤之永復際國家之盛典而膺榮寵之馳朱衣玉帶容與乎障山揚水之間非至美歸於無極純嘏由乎天錫者歟蓋嘗求公之平生而數其宦轍固將以昔賢自期者則公之福祿榮名其有旣乎庶幾哉與前人爭烈矣非澤民匡世之功曷克以臻茲哉故蘭於公而知天人之交也於是公乃拜而謝焉因憶公推吾郡時蘭尙少然識公之政治雖漢循吏不過也父老至於今思之弗能忘今幸宰公

邑益習知公之詳夫國之取才也非欲其追車而赴馬也投石而超距也逐麋鹿而搏虎豹也若楚邱先生之云者海濱之老芝谷之皓興周安漢與世爲永聖天子拊髀忠賢側席黃髮之舊采譽於朝稽德於野則公必有後車之載玄纁之徵以左右昌時光輔中興之盛跬可俟矣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此之謂也

世德亭碑記

方 豪
字里見前

方子曰父子相繼以德謂之世德植德于前而後人食其德謂之世德有德于鄉人而鄉人之子孫德之謂之世德德難矣德而世尤難矣績溪之老人許金張孟瑩者衝寒冒險直詣棠花館請紀世德亭者方子駭焉亟詰之曰爾邦曷有是哉老人曰是誠有之矣昔者我邑東北之境會叢山揚溪乳溪之水循大屏梓潼之麓迤城東而南堤其外而田其中積漲之侵也直射內逼無復縈迂迴繞之勢辟諸人身適當肩脇術者皆曰不吉侍御胡公茂卿則言諸大中丞梧山李公公則發帑任能伐石築壩形若半環然障水東行襟抱城市水患既

弭風氣亦密衆咸曰微侍御公言之安得有是是侍御公之德也近者荻港驛之費不支求助于吾徽徽之屬邑亦能上下其助矣而彼無厭也復有庫役之請績溪不免焉殊不知績邑於徽爲最瘠且當最要故前人之議役也特減於他邑今復如此民何以堪况窮民遠役何異徒戍將來之患殆不可言侍御公則言諸大中丞靜齋陳公公則是其言而免之衆咸曰微侍御公言之安得無是是侍御公之德也予輩德之之深度無以報爰構斯亭以志吾感以興吾子孫之感以世公之德于亡窮耳矣又將假是祝公有賢子孫出以食公之德于亡窮耳矣又以公之尊人屏嶼翁者作德宜祥合有如公者以世公之德耳矣於是方子愕然嘆曰此眞世德亭也豈可謂亡有是哉今夫宅里之表也臺堂之謂也有曰世科者矣有曰世翰者矣有曰世豸者矣有曰世壽者矣夫用舍存乎人壽夭存乎天惟德也非天非人存乎己而已矣故後世於世德亭可以考侍御公也已侍御公之有世德亭也其他宅里之表臺堂之謂可以略矣

達尊坊碑記

嘉靖丁未進士累官至兵部左侍郎著有大函集

汪道昆字伯玉號南溟歙縣人

今上卽位之二年是爲隆慶戊辰立皇太子故臣由六十以上皆進階其在六
卿由八十以上遣有司存問如禮凡諸耆舊莫不喟喟工部尙書胡松居績溪
奉詔進階一品明年己巳則尙書八十春秋云於是縉紳諸生三老豪傑謁縣
大夫請表尙書閻明天子德意縣大夫敬諾則相與鳩工庀事不日告成署其
閻曰達尊以待存問立石閻右屬鄉人汪道昆記之明興以來鄉先達都六卿
者無慮什數乃若名實純粹保終譽享高年者宜莫如尙書初以御史事武宗
言朱寧蕭敬陸完諸不法事會嬖臣矯詔臨清爲市力請罷之及事世宗言桂
萼引用王瓊比周爲黨左遷廉州司理遞轉諸藩臬大夫尋以中執法治河治
漕左右計相庚戌進大司空其年秋匈奴大入寇司空器械辦給內外諸軍先
帝法當事大臣獨大司空無預袁州相國方用事詐爲旨恫喝尙書尙書坐部
中自如詔下卒無所督過仇鸞請移內庫軍器得以便宜給軍中尙書引令甲
格其議不行毋籍兵輦轂下伊庶人請拓府第先抵袁州袁州業已許之尙書
獨持不可民力誣矣何能舉贏且非王章毋長奢溢及鸞敗伊庶人敗卒如尙

書言天官關白袁州其以尙書進大司寇袁州快快乃舍尙書尙書則以家大人春秋高固請老時年六十耳既得請歸從家大人爲田間遊鄉人具以二疏望之海內無兩其後袁州用事久公卿大夫莫不借資及罷袁州言者紛紛毛舉由前則士無全節由後則士無全名尙書翩翩若在千仞之上名節全矣乃今以黃髮而蒙譽命不亦善始善終哉諸父老謂周太公畢公率以大耋從事尙書彊甚顧就大鄣老焉何不用也古之選舉必始于鄉至若憲老乞言則鄉人禮當世之矜名者鮮不兢兢于天子之庭退而與鄉人居惟其所欲一何諄也尙書家食二十年所無閒于鄉人之言故在朝則信史書之在野則惇史書之卽聞其風莫不立名砥行視在事爲猶賢矣乃今急尙書斬用世抑詎知不用之爲用耶夫山有泰山鳥有鳳鳥凡有趾者所欲嚮有目者所欲闢然泰山不輟險以近人鳳鳥不卑棲以狗俗尙書是已鄉人之力是役也亦由魯人之侘封禪周人之快羽儀地近故也吾觀于鄉而知王道固非虛語縣大夫姓羅氏名繡藻黔中人下車而首事表閭識政體矣

賀承菴胡公春秋七十達尊篇序

大理府知府鄭恭同邑人

大司空承菴胡公春秋七十歲降之辰在九月望前一日吾邑侯豫齋林公喜
值公之有是佳會也爰偕僚友以致賀焉乃謂非文無以成禮而以文爲請惟
予之於公同學同鄉舉又同道誼知公之深宜莫踰於予者其敢以耄焉不敏
爲辭孟軻氏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且舉爵之尊而繫之朝庭舉齒
之尊而繫之鄉黨舉德之尊而繫之輔世長民備斯三者其何人斯惟公自少
勵志於古人之學歷官內臺風采凝峻中以指斥權奸出補遠外冰裁益堅蠖
屈有司翹翔藩臬英聲洋溢於海甸間其在貴省坐銷苗變不動聲色德信之
孚有自來矣由是奮庸臺閣正位司空以表儀朝著悉由帝心簡在匪資旁助
衆方睽目傾注望公以弘太平之治而公之歸志浩然矣力求休致不可援止
蓋忠孝互移庭闈念重其視穹爵豐祿若遺芥然居奔趨波蕩之中而能超然
遠引當時在高位者皆自以爲不及晚年亹亹進修嘗作視履考祥圖以便觀
省追昔念今弦韋朝夕過庭之訓詩禮範圍含飴置膝玩弄諸孫以爲娛時或

堂開綠野道友招尋酣觴賦詩移晷竟日此外泊如也邑人苦荻港之役憂東河之決公爲言於當道脫除煩劇興築長堤以障固城郭迄無水患世德有亭歸然道側由由偕處凡諸一接清和輒相親就若兒童走卒之識司馬然出而爲天下之望處而爲一鄉之望進則以需而退則以夬完名高節照耀一時所謂三達尊惟公有之可謂天下之大老也已苟當寧翻思耆俊起置左右吾見爲德爲民轉移功化歲月可計正恐台階之榮不足以易公東園之樂耳年踰七十內充外潤或者言公邃於養生之術理或有之人生以百歲爲期惟公其過曆矣予負暄部簷偶親筆硯謹序次成篇奉稿於豫齋公書之以爲公賀

大司空胡公祠堂碑

賜進士南京總督
糧儲戶部右侍郎

余懋學

郡人
萬歷甲午

今上卽位備典策恩恤故臣其明年宰爵上故工部尙書績溪胡公承菴先生治行詔與祭葬郡邑大夫奉行德意祭葬如禮歲壬午邑大夫黃公至則以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祀之公之功在社稷讜論在史書裨益於民者弘且遠天子旣廉其功賜奠祭使無陳房俎之所有司無從行歲事非令之過與乃卜地

邑父老共言光啓堂甚宜光啓堂者故縣燕館廢址而後爲公之尙書府第也治第時邑民請於令君李公位謂邑之士民沐浴公之德業且有捐學田之助先是士民等已捐地成世德亭達尊坊矣但猶未已請以燕館之廢址爲公府第於是李公劄申撫臺張公烜按臺孫公文錫董公鯤郡侯李公天寵陶公承學卽以地爲尙書府第尙書趙公書扁曰光啓堂昭令美也前令君許公弘綱奉清剛之命登經界錄矣考祠地無如堂甚宜令君黃公乃明籍其地毋得華離旣肇功方經祠之費公之同祖弟曰楠曰模同產子曰勳曰廉曰然則以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懼祠之費直某暨從子輩任之不妨公帑蓋贈參政東園公三子長曰淳公之太公封參政屏嶼公也次曰漢曰瀚瀚早卒遺子楠幼孱封公撫之迨公官左轄時以食指衆始與漢暨楠分憐封公生子二長卽公次曰柏亦早卒遺子勳廉然俱在襁褓公撫之攜之官及年六十以尙書致政歸從子成立入大學食指衆始與從子分憐公之恩深愛至於同祖弟同產子如此故委屬以趣祠之役族之疏戚屬又相率佐役

則以族無祠公建大宗祠以闔大宗之子若孫族小宗無祠則率祠於東園之堂以闔小宗之子若孫祠祭饌有田族之貧乏者有田子若孫之入庠者有田習讀無燭跋者有田咸誦公功故又委屬以趣祠之役祠成適令公汪公若冰至念公國之元老免其祠之稅以惇皇典蓋甚盛心也公之仲子鴻臚君廷杰來婺源山中請予不佞紀其事夫郡之宗祀最盛率祀唐宋遠祖鮮有祀熙世上公如今祠者卽構祠或子若孫有事于中鮮有上之邑大夫勑勤如諸公下之祇翼趨辦如公之羣從族屬者則公之祠不當爲鄉國瞻式而垂之久遠也哉太倉王司寇稱公立朝大節讜論有直諒大臣風一劾太宰再左權相抑悍王折倖侯幾身殉者數矣而卒不廢用壽考功名終年八十有三世所未有自今觀之無但壽考令終歿數載人益誦德上之諸大夫下之族里相率祀之則稱公之壽考功名百世不殞可也公治行具載歙汪司馬誌王司寇狀暨歙江方伯傳中不復贅茲論祠事詳祠之所由始末云堂奉龍章明揚聖諭禮祀先公重王命也堂餘夾室奉公祖考贈公封公及公弟贈西城君迨世裔之子若

孫簪冕者亦得配祀廣公意也黃公名櫞金谿人成庚辰進士有惠政於邑是構祠之役士林稱之比于任會稽禮祠延陵爲得循理風德之首務信矣

尚書胡公奠文

由進士歷官直隸監察御史向程字明臺慈溪人

公事毅肅請劍尚方奸訛膽落爲唐子方剖符承宣聲藉循良吏民俎豆爲楚庚桑秉鉞巡岳秋肅春陽是爲韓范玉質金相中臺建事五材具張是爲方虎勒治書常請老邱園終吾徜徉方駕二疏絕於紀唐二聖上賓鼎湖龍翔公亦謝世騎箕彼蒼龍馭飄颻公神在傍從帝陟降迴翔天闔我懷哲人奠此椒漿載歌楚些或格茫洋尚饗

尚書胡公集序

光祿大夫建極殿大學士徐階華亭人

尚書胡公當年著籍於朝起郡理官以至大司空春秋鼎盛則說然息能趣去不繫矣侍父太公遊於田更里老閒甚豫也以故當是時發之文章歌詩率自得之言深厚爾雅無求合之而自叶其所至集中計文五十篇詩三百餘篇而林閒之作居十之八要以家居暇豫得全其天順於志而出之真也至護郡於

廉所爲詩語直而氣閑不闕於怨不恐於誹其度蓋已遠矣故人稱尚書以壽考令名終無論與同仕籍者多至易世不如其壽祺卽後尚書而起百舉無能及尚書者歷仕二朝威嚴不足以易於位初言尚書完闇尹敬等失令不法後言宗伯萼黨故冢宰瓊舉固籍以拒大將軍彥徵甲最後數以言事忤丞相嵩是數人固以曲合上然皆上所厚任臣甚親能權使其儔顧尚書莊然言之不撓權語具載疏論中余讀之每爲三嘆也曰嗟乎其大臣直諒之道與故今稱尚書進退大節有古大臣風諸文苑言之具矣其經濟偉材見之於奏疏其餘緒發之爲文章歌詩所謂有德有言者與嘗讀先達所爲文章其人修正著是而長者則讀之盱然以自存也及沿察之而愈可好也不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亦文焉視之耳尚書質仁秉義師表都人士其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履天下之籍足爲展采者法處而居倫屬閒足爲承學之訓郡朝大夫懷樂敬慕而事令尚書以達尊表其閭而郡之學士大夫莫不願以父師事尚書鄉則不若背則不敢謾之而尚書修然自視則綦省矣實得所欲名得所願豈非辨

智之期與藉使備勢全威無能得之矣有人於此响籍叱咄而求敬煙視媚行而求尊卽長厚之世猶若困况今之士哉今尙書立朝大體諸縉紳能言之至請老釋載居家二十年所無貴功之色盛德變習移俗而莫知所以從惇史著其名不得舉其諱名實相保是爲知道此之謂也當時秉國爲制以隘尙書尙書去位慘然有決色自今觀之猶無隘耳彼惲然不得免而尙書尙全事辨所適予孰若尙書之完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不謂道之符乎夫文之發也藉於道則是集所載信謂爲餘緒可也

重刻胡承菴先生集序

徽州府知府朱右曾嘉定人

先生當明正德嘉靖時立朝以忠智顯居家以孝友聞詩文不多務自愉志居前後七子間獨與異趨世之所宗弗屑也夫人一生上焉者出係一代之安危處樹百世之圭臬次之則有裨於時無媿於家苟足以信今傳後雖無詩文不以之損何況能之能之而不傳其可傳者固在何況傳之古有大賢焉心儀之弗獲睹也聞其足跡之所經曰某山某水某人所登臨則流連芒屨至其地者

弗能去也矧讀其詩文議論之崇謙情趣之淵涵精神之凝結慨然想見於窈冥穆然揖讓於堂戶不啻詔我以所閱歷而示我以肝肺也然則詩文之傳顧不重哉方先生爲御史錚錚有直聲再入西臺以爭王瓊起廢事斥外十餘年不悔迨登九列抑伊王折仇鸞迄嚴嵩懷方嶽嶽知不可容遂以司空乞骸骨夫不畏彊禦面折廷爭忠之甚也誼不苟祿卷而懷之智之規也先生自爲御史以親故屢引病洎致仕從封翁田間游歲時奉觴上壽弟柏先亡言及輒慟非孝友而能然耶然則先生非惟出則有裨於時處則無媿於家已也余曩承乏先生鄉瀾覽志乘未嘗不嚮往顧猶未見其詩文今裔孫宗杰以舊板之漫漶也重梓之以丐序余謂先生不以詩文傳而重先生者不容不讀其詩文且其詩文亦自有師法撙節廉絜如其爲人固有得於中而寄之翰墨非欲以此夸世尤譽剽竊塗澤赫奕其光索莫其神者比也昔弇州作先生行狀但云少爲詩與邊歷城貢方棠陵豪相倡和在伯仲間文則不之及今觀茲集自論事陳情諸疏外類皆居鄉時所作宜弇州未之見也集凡七卷宗杰搜訪於故冊

復輯補遺二卷附錄二卷嗚乎祖若父之手澤莫保者多矣矧十餘世之久而用心若此亦足風世已

又

道光甲辰歲貢精
考訂著述甚富

汪澤

字手存同邑人
道光二十七年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余以爲不然時有高下文章實不與之爲高下夫宋不唐唐不漢漢不三代此時限之也然而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咸卓然有以自立其文章實能與論孟左國相出入豪傑之士時安得限之耶鄉先正承菴先生胡公前明正嘉間名臣旣歿有集八卷仲子廷休校刊行世夫前乎先生有李北地何信陽後乎先生有李滄溟王弇州皆以古學提倡天下剽襲摹擬千手一律識者病焉先生居其間獨超然從事漢唐宋大家之文講求其義法淵雅疏昶循軌知涂實有以開遵巖震川之先路詩亦清新雋永不規規盛唐狀頽然亦不至如後來公安竟陵之俳諧庸陋卓哉豪傑之士也先生立朝清正不附權要事蹟具明史本傳余特論其詩文當前後七子盛行之日乃能不從流俗自成一隊讀其文誦其詩益信其爲人夫豈泛泛悠悠與世

俯仰者同日語哉文章與時高下之說所以例凡民未可以槩豪傑也先生以
齟齬權相引疾歸里優游林下二十餘年以終集凡再刻原刻八卷再刻刪併
爲七卷版多殘缺書亦僅存裔孫宗杰糾合族屬重付開雕訪原刻但得殘本
目錄才備而已乃姑仍再刻本從事先是宗杰之父定曜會段得原本與再刻
本互相檢校錄其文字異同並錄其所刪併者藏之篋笥以待剞劂數十年來
鼠傷蟲蝕又復佚其十之三四宗杰拾瀋叢殘詳加校正又廣搜載籍時有弋
獲統爲補遺二卷著於集末嗟乎先生原不必以詩文傳平生又深自晦藏不
欲與文士爭名顧其卓然自立者已如此王弇州撰先生行狀時茲集蓋未刊
行故於詩文無多論列不然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奚待贊震川畫像而始發哉
同時有滁人柏泉者與先生同姓名後先生十六年成進士亦官尙書先生爲
工部彼爲吏部文章政事亦略相等而山林清福先生爲尤高絕云

心跡雙清詩序

弘治壬戌進士選庶吉士累官至兵部尙書
加太子太保卒謚肅敏著有家藏內臺二集

王廷相

字子衡儀封人

承菴胡先生清戎山東也有養疴之請撫按藩臬諸君子喜先生得告不繫於

職務也咸爲歌詩贈之題其卷曰心跡雙清云浚川子乃述其義而叙之夫心所以攝乎變者也跡所以養乎內者也心乎清也而不清則塵幾由內而出於是爲昏瞀爲偏僻爲昧主本事變之來迷而不能醻者多矣跡乎清也而不清則塵滓由外而入於是爲紛擾爲誘奪爲眩惑爲蒙羉之感氣濁日構汨其神靈於是爲大矣故清其心所以制其外清其跡所以養厥中學道之儒所自深取而不厭者矣雖然猶有極致之道焉不可徒爾得也山林之癯瘠耕稼之樸遁幽然若離羣而靜居也苟有熱中戰外之想則不脫於寂寥之濱而已投足於擾攘之途矣心也跡也又烏乎清之能故君子之學莫大於寡欲寡之至於無則天下之物澹然不足以動於中矣物不足以動其心則無所嗜無所嗜則用夫物者寡而事簡事簡則役吾神者寡而心澄心澄則神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是萬變交葛而靜以御之雖叢脞雜揉之區亦宴然安靜之會矣是故烈風雷雨有弗迷於途者焉震驚百里有不喪七鬯者焉不謂神以應世乎彼人也掃軌而居撰幽而趨屑屑然枯寂以樂其形又何足以稱述也哉先生志

定而氣平內泊而外順蓋自得於寡欲靜勝之學者矣夫何假於跡之云云

存心堂孝友跋

由舉人知績溪縣事陳錫字永聞河南人
乾隆丙子年

余蒞績以孝悌爲率簿書暇聚邑紳而修誌焉得故儒胡家昇字子芳者文優行潔暨第三家理字公燮家汲字浪三故參軍家傳字薪一名敦以誼居家清白馭物公正以故克恢先緒田宅日廣而房無私積殮必聚食歡若童孺子姪輩庭訓穆如前令李君以太和元氣顏其堂以風誠可爲教會乘成口口書兩字以授薪一等光迪俾錄之家乘知余之慕其先人亦卽以風其後嗣云

胡循治先生八十壽序

汪澤見前
道光十年

循治胡先生爲前明工部尙書承菴公九世孫尙書起進士踐敍中外四十年爲正嘉間名臣事蹟具明史本傳績溪城東有所謂樵塘者其故居也逮國朝久易主矣先生幼有大志落落不可一世嘗慨然曰先世故居而滋他族實逼處此何以爲子孫比長賈於浙貿遷有無遂以起其家卒買樵塘故居而新之顏其堂曰復宇購尙書遺像歲時懸以奉祀屬其子義甫於當塗夏朗齋廣文

暨其北門宗人竹邨主政而受學焉而已從此不復遊浙矣先生家居孝友敦氣節常爲族黨推重先世贈參政東園公及封參政屏嶼公兩世皆葬高車塢嘉慶間墓祠燬不憚勞苦糾合宗族而重建之尙書賜葬在龍朝灣墓祠臨通衢壞復解囊獨力修治東郭外沙隄起自玉障門抵屏山之麓延袤百餘丈尙書所築以衛城者也歲久就圮乾隆中先生父以文先生曾倡修築矣今上道光三年夏大水隄復潰先生曰不可當我世而忘先德復解囊修築之如初計費不下百餘金明史稱尙書居家以孝友著先生真能不墜家風者也今歲中春旬有九日先生八十初度族中儒衣冠者數十人具酒醴吹笙鼓瑟躋復宇之堂爲先生壽夫先生旣已培先德葺先墓復先宇而其子復能讀書成名抑且孫曾林立瑤環瑜珥蘭茁芝芽回憶六十年前家道中落克儉克勤以有今日也亦可忻然引觴一醉矣雖然走更竊有請焉前明三百年間鄉先達歲進士甲科立功業於天下者無慮十數輩而文章卓然可傳者莫如尙書走嘗讀其文原本經術步趨歐曾當正嘉間七子之風甚熾天下士靡靡然以勦襲摹

彷爲工尙書獨能循軌知塗以上窺六經奧阼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惜其遺書流傳浸渺也昔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於別集開示正格別裁僞體乃尙書著作未獲採錄則流傳未廣海內縉紳家不見其書莫由爲之上聞也先生孝義著於鄉閭盍以餘力躬率義甫輩重付剞劂以永其傳異時天子開四庫館重訪前代遺編承菴一集行將萃爲秘府琳瑯此一役也功不在培先德葺先墓復先宇下吾聞尙書享年八十有三子孫亦克多壽論者以爲孝友之徵先生孝友浮於前人吾知其歷年亦必更有遠過乎前人者義甫博學好古與走有切磋琢磨之益而走於先生族又有累世婚姻之好以走之能知先生也諉諉爲之序竊不自知其鄙陋而質之如此先生其掀髯一笑多飲數觴

經典述聞序

知績溪縣事楊釗 同治乙丑年

績溪胡雨公先生志耽鄭學少時其宗人初授以宋時五子錄曰賢聖之道當不至空空若此及讀鄭康成詩禮恍然曰原來着實如此由是潛心古注與同邑諸名宿相切磋每月三八日爲說經之會於古來名物象數無一一鑽研

嘗以鄭氏之功詩禮爲至大而疏家每不能舉其異同於是取諸儒之說有當於理者爲毛詩鄭義發明四卷三禮鄭義通釋十二卷杜專己之私廣異聞之益張文毅公見而善之爲之序以行世旋以庚申之變版毀於兵遂使先生積數十年之苦功竟不能使海內經生家置一編以證千古之是非得失未始非詩禮之一大阨也然先生生平博稽六藝網羅百家其說經之文往往時見諸他說余下車諗知先生之爲人訪其遺書其哲嗣鵬南以先生所撰經典述聞進余敬而讀之見其中經說詩禮居多而波及於羣經每經不過數條每條不過數行句有詮字有釋雖札記之書非全經之旨然以較夫嚮壁虛造者竊宋學之似亂古學之眞不大相逕庭哉余不敏於訓詁一切未窺堂奧而竊恨世之陽儒陰釋者空談坐講大暢玄風彼固謂宋儒之道應爾也豈知有宋朱子講明義理而名物象數未嘗不取之漢儒嘗於論孫在爲祖承重服而引鄭志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以爲證又以永嘉諸儒欲混井田溝洫之制而以鄭注分兩項爲是至其儀禮經傳通解則全錄鄭注蓋漢宋之不可偏廢也如此况古

人著書文字本簡千百年來世已數更事亦幾變若僅卽今人之字據以釋古
人之經其不可通也蓋不知凡幾矣先生學有本源嘗言周之時保氏教國子
司徒教萬民皆以六書而本朝若顧氏江氏戴氏皆審音韻於是研精殫思其
始鑽仰羣經而旁及於六書音韻之學以窮其旨趣其繼卽以六書音韻之學
詮釋羣經又有以得其指歸遂使古籍之流傳得存眞面目於天壤者卷帙雖
微厥功甚鉅已是書釐爲四卷大半專衍鄭旨而亦時糾正舊注末一卷間附
以諸家短鄭之說而無所偏主蓋慎之也先生氣節昭然遭時不造賚志以沒
余又以詩禮之亡重傷先生之志故率連其說於左以見先生之大業不繫乎
此而詩禮之功於此僅存崖略云

鵬南文鈔序

壬午副貢安慶府教授 胡宣鐸字昭甫同邑人
光緒戊戌年

胡君鵬南余壬午同年友也疇昔時相遇從偶與談論經史並諸子百家之書
義證駁洽恆喜聞所未聞直瞪目噤口而不敢參一解胡君有言曰吾幼負不
羈以爲年閱三十科名皆可立致取科第歸而後著書以自娛今功名之不如

人意既無足道而其孳孳於學也至老彌篤平時蒐討羣籍苟別有見卽筆記於書之眉及翻閱儒先之書又適與暗合遂刪去而不復存且其致力於春秋也久覃精考訂歷數十寒暑不輟舉千百年來所未發明者反覆鉤剔振筆而不能自休其中精言淵識往往據經以正傳之訛不敢執傳以疑經之外一編之內於此尤兢兢焉評家稱其於傳爲諍友者於經實爲功臣胡君又言曰古今載籍訛以傳訛舜典二十八字竹書紀年皆僞書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若徒株守一隅鮮不爲其所惑而莫能折衷於至當要必旁搜博綜實事求是如荀子之辨以公心如朱子之斷以己意既不穿鑿更非附會久之成文鈔十五卷皆歷年來觀風課徒之作間及尋常酬應爲諸巨公所鑒賞者擇焉將以次先付手民其草稿之未及整齊者尚不止倍蓰也記乙未春杪余以事來城與君夜集於新建書塾中復披覽一周初信其考核之勤繼賞其義理之粹終服其去取之嚴誠有異乎買菜求益者惟君性極孤高生平又恥作軟語故其形於纂述者體格森嚴才鋒英銳別有一種剛勁風範溢於楮墨間而雄篇巨製

大旨多以抨擊奸邪表章賢哲爲宗主凡載籍中有予奪失實者必爲之研鞫之昭晰之而後快至其敷陳古義多所變通疊引舊文工於鎔鑄無江湖之積習無門戶之餘波余所見近時爲古文家實繁有徒而能篤守經訓不規規於辭藻之末者輒於胡君首屈一指然君不敢自是也蓋嘗分繕成帙就正於張大令樵秋許司教儀廷旣各爲之審定焉錫以弁言近又商榷於同年李中允理臣先兄胡樞密虎臣皆歎賞其文而思出一言以綴名簡未第人事變遷所作不果而復屬序於余余就文論文豈敢妄參別解惟念前明歸震川先生嘗言爲文章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今胡君之文直追古人余卽以平日所聞於胡君之言者還以序胡君之文則余之知胡君非卽胡君之所以自知耶胡君課諸子嚴伯氏鐵梅仲氏君房咸知嚮學同爲庠中高才生惟秉同三少君之能讀書稽古時有撰著而竟不永其天年附刊若干卷於篇終固不欲沒其篝燈呵凍之苦功而亦藉是以稍塞君之悲也歟昔紀文達公有子能文章

其卒也會採其所撰雜說六條殿於閱微草堂筆記之後以存崖略而頗以不暇編次其遺文爲恨今秉同旣有遺文錄行世而又哀其說經之緒言釐爲達齋存稿冀與遺文錄分道揚鑣以爲不朽盛事秉同其更可以含慰於地下矣

是爲序

又

由進士知績溪縣事

張攀桂

字樵秋崇山人
光緒乙酉年

文章不可無根柢議論不可少依據依據之精不精視乎根柢之厚不厚故欲爲文必多讀書而讀書則自窮經始聖賢之道散在六經六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經之理散在傳注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注顯從事於傳注者可以明經從事於經者可以求道由傳注以窮經由經以知道蘊之而爲德行發之而爲文章古聖賢所以行道者不外乎此何則道充滿於天地而載之書者卽謂之文文以載道謂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闡矣天下之文肇矣然則舍經以談道固不可謂之道離道以爲文又豈可謂之文哉績溪胡明經鵬南爲近時篤學君子少負殊稟擁書三萬卷聲出金石自以爲南面百城之樂不是過也其

先世多以治經起家著作宏富載入安徽藝文志者不下數十種明經又以絕塵之才繼之授受相承遠有端緒余在省垣聽鼓時卽聞知其能以古文爲時文旣權宰梁安則又盡讀其所爲詩古文辭彙皆研究六籍騰躍百家誠足與古之作者相韻頗始信朱文公稱劉公是之文多自經書中來者於茲益信乃名場蹭蹬五踏省門而不雋前歲舉行壬午正科又遇如不遇誤中副車嗟乎國家方以科舉維持六經而說經鏗鏗者顧垂老而不得與於科舉當道者方以俟朝宗劉海峯勉之蓋文人多窮振古如茲無足異矣昔方遜志序王華州文集嘗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惟斯文不易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苦其身心抑鬱其神志求其終身逸豫榮盛而無慮者至鮮也味其言已足以消才人怨尤之念至又謂天之於人阨之於一時者必垂耀於無窮則更有深意存乎其中而與道大適焉者人生天地間遇無論窮通職無分貴賤胸中總不可無學筆下總不可無文彼尋章摘句等於翦翠裁紅者又當別論然亦有不學無術捷足爭先由他途幸進飾儒術膺厚祿博虛譽自以爲傾動一時而或者於稠人

廣坐時談及古今來文體之變輒瞠目噤口而不敢發一聲則雖曳綬拖紳亦直與草木同腐耳善乎哉子桓氏之論文也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惟文章爲不朽今明經之爲文也不優孟秦漢不攀仰韓歐奇偶疾徐自成篇法大小修短各極意思而尤精於說經詳於論古豐贍演拖之中仍自息深而達亹鈞玄而提要以故滔滔汨汨磊磊落落始焉方莫測其涯涘繼焉乃愈服其謹嚴余向者蓋深有志乎此而臨文之際一思莫縷萬象拘牽每懊憾於落紙而不能自拔者明經則直抒胸臆無事描摹縱其意之所如隨其興之所至又往往一下筆而不能自休此果何神勇歟學博則善於變化才大則易於恢張比附確而盤擎崛強之迹除寄託遠而淋漓豪宕之氣盛世人徒歎息於遇不遇之間而援古作家以解之其實明經之文英銳視朝宗爲優雄闊於海峯爲近而原本經術裁醢道腴則近時末學軽才固有沒齒而未涉斯境者斯文不易斯文自不朽吾故樂從明經伯子鐵梅之請而急爲之審定焉因不揣固陋序而歸之然則天之於明經固早以不易與人者與之彼竊高名享庸福雖終

其身未嘗膺困苦遭抑鬱者天固已易視之也區區之逸豫榮盛奚足多焉

又

由進士任徽州府教授許鳴盛字儀庭懷遠人
光緒辛卯年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文章二字之名義本取於兩色相錯而成則論文章之最古者斷自排偶始古時無文章六經作而古人之文章於焉大備故易以承乘比應起例書以都俞吁咈造端禮不兼儀則則清樂不兼聲容則陋詩不兼比興則質春秋不比事屬辭則大義不明六經文法昭昭固有句奇而章偶者亦有章奇而句偶者更有事奇而義偶者推而求之論孟以下及於左國無不皆然阮文達作文言論包世臣與孟開書略舉羲壁二經大聲疾呼以引其緒而近儒論古文體輒云必掃除排偶而后可入古人之室豈其束六經於高閣不觀也抑或拾起衰救溺之唾餘徒汎焉以拘於其墟耶吾友績溪胡鵬南別駕以窮經世其家幼稟嚴訓比長先通麟經遂以春秋教授鄉里父子兄弟自爲師友不就外傳有北宋蘇氏之遺風軍興以來因念先世遺文多隨水火刦奪以亡委同草莽深爲恨恨由是痛自刻責鍵戶課徒束修所入盡以

購書冀得先人遺蹟久久不倦遂博通載籍融液貫串大放厥辭有文集若干卷命其伯子鐵梅次子君房來請序於余夫余旣序其時文以行世矣古文門徑不知者以爲與時文殊實則時文之造極者其精妙皆從古文堂奧中來荆川震川師法具在而尙異者輒詆其優孟於八家以權輿於八股殊屬無稽惟言爲心聲讀其人之文章即可卜其人之性情吾聞胡君之爲人也愛才如命疾惡如仇視時俗依阿齷齪畏葸者流不欲姑與爲友而於人有一節之善一事之長則又稱道不絕口宜其見諸時文者體格已多清剛雋上不屑屑隨人步趨然運掉神奇具徵根柢與空滑一派迥然不同良由平日伏案功深才力又足以資驅使故鎔鑄變化惟意所之今復將古文迴環朗誦益歎其中多傑作於古今來人物得失考據尤精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惟解經必先排比舊文而后約稽微義往往能於衆喙癥結之處疏通而證明之雖一句一字之微必求獲其指歸而后已至於榆社掌故滄海舊聞勾稽焉網羅焉冀以表章之力一發冥漠之光此全集之大概也竊嘗思之西漢文章推兩司馬而後世

儒林俎豆乃在董江都何也蓋文以宗經爲可貴亦以說經爲最難胡君撰著說經爲多其旨固發揮經義其法則具體經文卽尋常應俗之篇亦無不以經術氣行之旣謹嚴而不苟尤考證之足資噫亦盛矣余鼠光螢照固不足以測高深然頗聞其鄉之倣法韓蘇者或以排偶爲疑則請以韓蘇平日所倣法者爲若輩商之韓固一代文宗學者仰如山斗考唐史貞元八年陸宣公知貢舉昌黎實出公門下他日作順宗實錄特爲宣公并陽城張萬福三人立傳傳陽張無非傳宣公其欽仰可想而知宋元祐間東坡校進宣公奏議劄子有曰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德道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誼而術不疏此又繼昌黎而拳拳然服膺勿失者夫宣公文章獨非以排偶行哉韓蘇不敢菲薄宣公而今之倣法韓蘇者反以排偶爲疑恐韓蘇有知亦必爲之齒冷矣夫謂古文不盡尙排偶可也謂排偶必非古文不可也胡君生平爲文曾否胎息宣公余不敢知然其情辭愴惻步法整齊則此體非自宣公始也故爲之推本六經而序以歸之胡君豈以余言爲河漢否耶

鵬南文稿序

許鳴盛
見前
光緒庚寅年

甲申余秉鐸新安得與都人士相接聆其言論風采彬彬如也獨與績溪儒碩胡君鵬南未獲一面然嘗訪其行誼篤學好古立品甚高不苟諧於流俗遊其門者多一時知名士心竊儀之丙戌以初刻制藝文集見贈讀之宏深肅拓淵然皆經籍光蓋其平日枕經祚史沈酣於唐宋入大家融會於國初諸老故發而爲文獨往獨來一空依傍但覺灝氣流行中自有準繩規矩眞精實力畢現毫端令人讀其文如見其人焉庚寅春其二子來言及乃父尙有續刻索序於余接談之頃如蘭斯馨如桂斯馥玉樹聯芳清氣撲人眉宇長子鐵梅習十三經已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次子君房縣府試皆列前茅卽於是科以取算學第一人入泮夫算學一門在當今爲經世之要務在吾黨實出類之奇才新安大儒如江明經慎修戴庶常東原汪司訓孝嬰皆於此術三折肱外此則多不概見而君房獨能探源黑海尋墜緒之茫茫不惟家學淵源於此可想而知而胡君教澤流長亦從可識矣昔安定先生誨諸生各因所長不拘一格以故出其門

者士多秀彥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多賢才荆公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棟與桷考先生爲宋名儒以蘇湖教授徵爲國子監直講文章學問固自彪炳千秋後之人克繩祖武有能笙簧六籍鼓吹百家以明體達用之學抒含今茹古之詞覺制義雖小道而其代聖賢言以期於不朽者厥功亦甚偉試起吳興於今日其不能不就時文繩尺也明甚然則昔人一瓣香不其在斯乎不其在斯乎竊謂近世坊刻或失於濫或失於膚文品之卑亦世風之靡也胡君承先啓後振起儒林救弊扶衰學者仰如泰山北斗本非僅以文傳者顧卽以文論擷雲漢之章闡苞符之秘詎不加人一等乎哉是爲序

詩經問答序

知績溪縣事
劉以信

字中孚山左人
光緒丁未年

圖書層見疊出惟經學教科書與教授法罕有編而行世者則經學之繁難可知也各州縣高等小學堂經學最重詩書易及儀禮喪服傳以八學期畢業去歲丙午春余奉檄來宰梁安延聘胡別駕鵬南爲東山高等小學堂經學教員嗣見其所講第二學期之詩經問答具依奏章經學科教授參用柳子厚旁推

交通之法故其所講者毛詩一經而或從易書問入或從傳記問入或從諸子史及本經前後文問入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往往講一經而兼收各經之益並可通子史之崖略於經學教育中自闢新徑用特詳請提學使憲鑒定並蒙嘉獎在案因命梓人排印若干本分送同志以期徧及是亦教授法中之一隅焉爾

達齋存稿序

知績溪縣事
錢正圜
古滇人
光緒乙未年

寧都三魏叔子最良此固由於天稟之獨優而亦必天假之年使竟其學以底於有成故得抗衡於古之作者余讀達齋存稿及秉同遺文錄竊不禁泫然流涕也秉同爲胡鵬南別駕第三子雅才淵思進而不止求之吾黨之中萬不得一而沉疴不起竟不永其天年故所就止此余嘗反復求其彼豐此嗇之故不能不致憾於蒼蒼雖然夫秉同則固有不死者在矣胡稚威不云乎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楊椒山不云乎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之徵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信斯言也秉

同則眞不死矣秉同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剖析疑義故於四部七錄無所不窺搜瑕剔隱橫豎鉤貫刻意以求位置于古人之間者經學史學方輿天算之學具有兼長而蠶蚊細字藏之敝簏者近五六萬言文章特其緒餘耳然所爲文亦能穿穴六藝排比百家以才運情使筆如舌其初或效晚唐人艱澁之體久乃棄去復折入於八家以上窺騷之幽史之潔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稿中考訂地理諸作評家謂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非學博才贍未克臻此至於規時立論寄託遙深往復低回讀之尤使人意遠而惜乎所著之止此也要之片羽一鱗亦往往時露龍鳳章采焉倘得寬以歲月使之浸淫醞釀於其中其所就又曷可量哉稿凡六卷說經之作居多而遺文錄已單行不在此數其伯兄鐵梅茂才思欲流播以永其傳適余自直隸新市移宰梁安因乞余一言以闡揚潛業余嘉秉同之學而悲秉同之志也爰從其請而序之

右當代名人贈文以世系爲先後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四

文藝三

詩

謙齋歌贈黃君

原

昔賢所尚實若虛先生之心相與俱德盛斯爲君子儒先生容貌渾如愚岷山之石可攻玉合浦之波堪得珠玉兮在石色溫潤珠亦在水光模糊要知不矜亦不伐直與天地萬物爲朋徒于時驕吝惡流俗我獨歎然視彼爲殊途天旣虧其盈人以滿招損以卑牧其身以謙爲之本孤桐倚席春生和大阿寄匣秋回波君旣謙受益進進當如何黃君黃君潛德豈不耀君當聽我慷慨激烈之

高歌

登黃鶴樓不果夜泊夏口驛

原

壯歲常懷作楚遊老來纔得見瓊樓水流江漢天無際地控荆蠻勢欲浮騎鶴仙人三萬里飛龍帝子幾千秋白雲深鎖題詩處過客何由到上頭

過嘉魚驛

舟中卽事三首

原

沌口收帆已夕陽支江西望晚蒼蒼問渠此去知何處直上襄陽與沔陽

山人過百人磯

傾然獨立石號曰百人磯此事憑誰問躊躇對翠微

過九州灘

晚過九州灘磯水生白浪百尺擣船人高在青山上

題許君用薔薇黃鶯

二首

花上鳴黃鳥相求在友生題詩歌伐木深動故人情
嚶嚶下喬木愛此花枝低從容振金羽留向上林啼

雲林小景

二首

白雲滿青山秋聲在高樹彷彿是吾鄉歸期正何處
山影淡雲浮林光夕照收西風起天末好似故園秋

到觀音灘卽事

士俊

婦織男耕到處同永州人物見蠻風青衣二八誰家子擔稻划船過水東

過涪溪觀石鏡

士俊

山中數月不照鏡試向涪溪對石屏灑水摩挲岩下立分明見我鬢星星

贈雲南左衛知事蘇華丁憂歸

蘇君梧州府
鬱林州人

士俊

君歸自雲南我來自徽浙萬里忽相逢艱難未足說君家住鬱林入門盡懽悅
我今客廣西思鄉在乳邑憂樂固不同相看坐明月

題東園槐柏

二首

松

憶昔東園翁結茅東園裏雙槐植階前相對日徙倚自謂羲皇上清風動閭里
有時春水生戲度南柯蟻曠哉我翁懷三公焉足齒

古柏秀庭前不羨聳幽壑孤高鸞鳳棲屈曲蚪龍躍霜雪一沾凝羣芳盡搖落
惟此歲寒姿依然媚寥廓

東園賞菊次程靈峯韻

松

三徑聊從郭外開黃花瀟洒絕浮埃清香不爲秋霜改瘦影偏宜夜月來隱几
欲眠還覓句探囊垂罄更銜杯人生對景須行樂莫待星星兩鬢摧

寄東園

松

堪笑年來自失眞曉猿夜鶴亦相嗔未披塵網空懷土不爲浮名豈誤身風雨
載途頻作客江山回首欲傷神題書獨報東園柳好掃林扉待主人

屏嶼翁寫照

松

華髮蕭蕭歲月侵紅顏何處可追尋丹青預定千年計喜懼能忘寸草心素練
風霜平地起烏紗雨露自天深自注曾受恩封傍天錯認傅巖叟大旱來時望作霖

永感亭次韻

二首

松

一別慈顏幾度秋線痕長繫此生愁殘風蝶夢嗟何及細雨鶯聲哭未休宰樹
不堪雲悄悄草心應共水悠悠終天亦抱萱堂恨展卷題詩淚欲流

一種萱花不耐秋西風搖落倍生愁窗前斷織機猶在燈下丸熊事已休鍼線
有痕常寂寂杯棬遺澤轉悠悠幾回亭下傷心處忍聽啼鳥淚暗流

懷秀卿弟

松

鴻雁行飛繫所思那堪更誦鵠鵠詩清宵對月關情切白晝看雲信步遲拊背

溫寒曾爾問連床風雨有誰知何時共倒梨花甕彩袖齊翻映壽卮

過石屋山房用韻

松

把玩新秋句虛堂步幾週紅塵真若夢白日信難留閑弄孤舟釣寧輸萬戶侯
清風明月夜還擬一登樓

再過石屋讀書室

松

山拱堂逾勝身閒日自長往來無俗物燕寢有清香槐古猶疑市松抽欲過牆
眼中俱樂地應不厭徜徉

遊黃山

松

黃山三十有六峯峯峯劍拔千蒼穹雨暘明晦倏幻化烟霧霏霏態不同自昔
傳聞異人至還丹九轉收成功回崖盤磴餘十里登者恍惚青雲中老松長根
石上走遙望偃蹇如蚪龍時有猿掛戲相學攀危陟險紛相從石泉鑒毛髮暖
氣無春冬天涵地負洩真秘浴之頓覺心神融同行將軍王與張虎眉燕領姿
堂堂總知好事攜家釀尊前禮數森趨踰予本夙具山水癖况茲風月堪徜徉

林端只數鳥聲碎蓋內寧知酒興長嗟爾韶光若逝波蘭亭梓澤俱荒涼百年
三萬六千日日如此云胡傷倚醉狂呼容成子憑高四望雲茫茫

贈饒廷瑞先生之寧陽

此詩僅見鈔稿

松

使君分別莫忽忽千里相期話未終民力盡知今日困循良誰許古人同花開
一縣渾閑事艾蓄三年却有功此去定須勞撫字勿貽宵旰慮疲癃

黃山前海紀遊

銘琦

夙負探奇志黃山奇更險險絕奇乃絕靈闕未易闡側聞后有熊修真來止輦
采藥煉丹邱二臣容成子浮邱公共分選經歷八甲子丹成乃九轉服食遂上昇珠履
躡雲輶記異傳周書事或煩疑讞所怪秦漢主多受方士譏陸地有蓬瀛童男
解中遺余嘗按圖經一見神已遠非關弱水隔中裏徒縹緲甲戌二月初芒鞋
始一展高下歷陂陀從者多連蹇谿嶺莽迴環如絲裹蠶繭遙遙睇遠峯雲門
露青巘再宿至祥符古寺唐時建頂禮叩軒皇幅巾辭袞冕容成與浮邱左右
若修撰丹井暨藥爐榛封半苔蘚人去蹟尚存至寶重瑚璉羅公

諱洪先謚文恭題壁

字亦得方紀廳最愛是湯泉火龍吐其燄乾坤媾坎離一濯靈臺湛浴久毛髮
變詎患日沉湎童冠可與偕庶幾吾與點從此入桃源嗁嗁吠雞犬犧確傍溪
流疊石布若广五步一曲折有似津難辨一閣敵龍潭狎浪名何善濤奔吼若
雷潭澄碧如染境小愜清幽武陵春不淺前對羅漢級仄徑劇巖嶮左折上重
岡氣象獨尊顯錫額號慈光三宮賜殊腆毘盧金色相七層細蘄蘄紫衣被蹁
躋綵旛隨風飈六百三十函藏經尤奧衍開山賴普門一一荷恩典皆前朝神廟
太后所賜

師真願力宏龍象教常演本朝賜御書仙都亦題扁卽此埒泰華何殊封玉檢
同遊嘆觀止余心猶未慊遂循天都麓獨行歷危巖僮樸謝追隨勝情不爲減
行行度峯坳老人名峯氣欲喘有石立巖前大士慈容儼雲巢洞始穿一線天光
閃兩松長送迎臥龍名松壁上偃磴道如鋸牙奚啻九折阪小心度前坡橋板斷
凡趼到此不可墻三字壁上所鐫絕壁摩予臉借木作雲梯出竇慮遭弇曲踊陟層巔
無煩力士輓別開一洞天十笏地猶儉俯視下方人渺若井中蜎文殊現神通
跡趺跡未黯巍峨負玉屏數椽堪息宴啓戶入禪栖清涼餘枕簟天籟發遙岑

雲煙作香篆靈境夢中獲
安公萬歷甲午由五臺至代州夢空中現一菩薩指示此境至癸丑自懸壁以一木勾引而上見文殊跏趺跡與夢境合因建此院

公非夢魘自笑無仙骨恍已遊閬苑左顧天都頂石屋溜曦覲蓮花撐其右綽約手可舉徘徊發長嘯吟髭數爲撫恐唐突山靈不效俗子詔歸來載紙筆聊紀身所踐奇峯千萬疊茲游嘗一轡何時擬再游冥搜毫又吮

十里巖止宿留題

銘琦

急雨留行客巖前乍掩扉離家一舍隔懷友寸心違噉粥充飢腹燃柴燎濕衣艱難此地宿似亦有緣機

新安江

源憲

新安江水清嶮巇路何窄波恬淨如練石利侔劍戟錯落據要津碁布分黑白鼓棹下漁梁推篷望所適迴峯積萬疊驚灘歷三百亂流轟雷奔洪濤傾玉液片帆倒影綠兩岸插天碧從茲達海門呼吸聞潮汐我欲訪蓬瀛惆悵煙霧隔應知垂釣叟笑今行邁客解纜貰村沽且醉桐江月

城陽山尋太白訪許宣平處二絕

源憲

翠微深鎖碧煙浮練水灘平咽更流仙客長留詩句在一茅端挂亂雲頭

自古神仙隔世塵青蓮到此豈無因相逢正恐難相識千載憑誰復問津

黃山紀遊

源憲

五嶽尊羣望黃山別擅奇神工鏤不出遊者到方知秀壓東南會高啞象緯披
登封遺玉檢未許俗人窺

古雲臺春望

霖浹

芳春景色佳遨遊性所喜扶得支遁筇攜却康樂履選勝入名峯將行一二里
有臺歷古今自昔名人起依巖枕流泉百尺參天倚臺外構殿宮玉闕與金阨
壘下數株松門前一曲水我今屆陽春踏青曾到此羽客一笑迎煮茗兼采苡
燕語百花香鶯囀綠楊涘乘興一登臨儼在浮雲裏俯視萬山中千紅和萬紫

率溪程氏六烈婦

位周

常聞唐代煙塵起朱泚竇家姊妹投崖死又聞罵賊輕生渤海殷三婢拚從智
井底舉家就義世難能間氣偏鍾弱女子率溪六烈婦何人程門妯娌姑與姒

避賊倉皇走出門千里百里皆荆杞徽州死節又杭州後先赴湯蹈刀甘如醴
程門烈婦何獨多伊川餘澤知未已鯀生母系出名門率口人家稱秉禮白髮
燈前話刦灰六十年間一彈指粵西烽火連天來多少紅顏溝壑委鴻毛泰山
爭須臾陵谷可遷心不改嗚呼我母口澤猶未乾無限桑田變滄海惟此一門
貞節照汗青六親庭戶生光彩吁嗟乎能令庭戶生光彩

前題

位咸

死節古所難大義今幾泯多少好男兒萬里寄專閭慨慷誓生平人人頭可斷
一聞鼙鼓聲英雄氣都短或終棄甲走或先委城遁無非畏死耳不如弱女子
程門六烈婦家在率之水粵氣驀地來齧人若狼豕倉皇出里門四顧安所止
少婦拜姑云妾身原未昏門前一泓水完我清淨身大婦走衛姑中途爲賊狙
執姑欲脅婦罵賊姑捐軀死婦亦死三烈成須臾死者得所歸生者將何之
流離遂安境輾轉錢江湄母何賊繼至苟活復奚爲商量葬身處河水以爲期
杭州城陷日三烈義就時嗚呼前三烈又後三烈萬歲千秋名不滅餓死事小

失節大伊川禮教今未歇問爾昂藏七尺軀對此能毋愧死不

己巳之春屯溪全鎮燬於朱匪子家室蕩然無存片紙隻字悉成灰燼以上兩稿由舅氏外家檢得以有關綱紀故錄之蓋率溪程氏爲子母族也附識

題畫贅話四則

畫松

位咸

何處風雨聲蒼龍挂絕壁舟子語我云道是仙人植不知幾千年飽經霜雪蝕天生棟梁材胡爲長抑抑祇以歲寒身不能中繩墨

釣艇

昔人咏羊裘有微詞畫成賦此

江深五月本寒多七里灘頭我慣過豈是有心分冷煖羊裘衣敝卽煙蓑

秋景

紅樹村邊落葉多考槃中有碩人阿白雲攔住橋西路駟馬高軒未許過

雨景

家住溪南隔市囂客來沽酒路迢迢多情破繖慇懃甚山雨連聲帶過橋

黃山贅影

八章

何年松化鼠來從雲海游一跳幾千丈天都在下頭

松鼠跳天都

迎客復迎客終古無休歇下有最低枝掃却俗士跡

迎客松

清涼臺尚在破石已無松應是化龍去雲山幾萬重

清涼臺上昔日有
破石松今不復見

峯峯是蓮蕊蕊蕊皆佛相三千年花始放

蓮蕊峯

達摩西來留此衣鉢七十二峯何如一撮

鉢孟峯

峯卽是箇箇卽是石可以礪吾齒可以當肉食

石箇峯

十八羅漢去朝南海歷千萬劫故步未改

十八羅漢朝南海

雲梯百步一步一仆努力努力終到高處

百步雲梯

予生平偶作畫題曾不留稿此近時題畫語以族
譜爲一家之書大膽刊入原不爲外人道也附識

有感

在田

少年尙意氣竊慕魯朱家開門納亡命郡縣莫誰何前堂杳劍舄後座圍笙歌
使酒虓如虎分金賤似沙時事一朝異徒步出無車行逢昔時友軒蓋高峨峨
流目一微盼麾騎競相遇不恨世情薄所恨識人多下邦有翟公門外亦張羅

郡城水

嗣運

紀異也歲壬子五月念五夜閣郡同時水發西北兩門城不沒者數板漂去廬舍田園墳墓橋梁無算溺死人民以萬計蓋古今非常之變也特言郡城概舉其大者云爾

郡城水高於屋浪頭起如轉轂十家九家人鬼哭北門人家城湮城欲下西門
人家水漂無片瓦人隨屋去人莫逃死屍堆積如山高如山高蠶食肉不辨姓
名但埋骨猶勝葬江魚腹嗚呼河伯不仁蛟龍毒何辜男女駢首同殺戮幸有
未死骨肉存招魂無路常聲呑

喜見重刊朱子綱目

嗣運

絕筆千年續考亭凜如斧鉞媲麟經黃初特削延劉祚靖節終書繫晉廷惟使
忠良光舊冊不令奸賊失明刑是非直道留三代快讀新編檢汗青

紫陽晚歲易編年上擬春王首法天三晉分封權始去五朝昏亂勢難延統殊
正閨尊卑定書別賢奸予奪嚴梨棗重光堪不朽綱常萬古永能傳

客中送弟

己未

嗣運

握手難爲別寒天復晦冥霜華一路白肉眼幾人青高舉思鴻鵠飄搖嘆鵠鵠

汝歸勤定省報我嗣趨庭

謁方正學先生祠

嗣運

先生忠烈感人深拜罷江雲擁夕陰翠柏參天存浩氣洪濤撼地動悲吟可憐
十族千秋血不改孤臣萬死心姬日竟移周祚去詎能禋祀到如今

白嶽留題

步丁太史韻

嗣運

疊嶂懸崖紫翠重巍巍端拱玉屏峯直凌黃海千山秀不讓中州五嶽封雲繫
晴空彌法界松吹碧落撲塵容何年了却儒生願到此閒尋白鹿蹤

遊黃山至祥符寺謁軒轅帝像

嗣運

幾年夢想觀軒皇萬疊巍峯隔渺茫當日幅巾曾駐蹕至今遊屐任踉蹌鼎湖
龍去湯仍沸石室雲封草亦香我本遠臣非曠職莫教猿鶴浪驚惶

吟梅悼弟

見梅花百詠

嗣運

生來同有梅花癖願賦梅花了一生吹破梅花驚玉笛梅花身後更留名

二弟嗣通

嘗作返魂梅詩云生負梅花癖死留梅花香梅花常不死梅死吾其亡
後殉難嚴州計其月正江城落梅時嗚呼一時偶興遂成詩識哀哉

激怒饑民救上虞迎機轉戰到金衢高歡風烈堪追步六鎮流人破爾朱

咸豐
辛酉

正月賊據徽州居民逃往浙境求賑二弟嗣通時在省垣辦團因上虞有警省垣坐視不援二弟激流民曰賊破何患無食與其餓死何如戰死流民悟誓死從命往平賊時金衢各屬土匪蠭起遂因其衆會官軍剿平之同省蒙王忠愍公奏賞藍翎五品銜四月十九日賊破金華時喧傳徽賊上竄忠愍以上虞之捷因飭二弟同里募勇行至嚴州界遇賊游騎一戰破之旋以兵食不繼與胡文田等十六人戰死

戰捷嚴州復陣亡空留風信到餘杭昭宗一案登魁席益信梅花死後香

事詳
省志

忠義傳

茫茫地遠埋忠骨渺渺魂歸哭陣雲自此血衣頻見夢劇談猶似李將軍

夏初書到望翬亭尅復謀深事可成爽氣未秋先露盡風流制府尙多情

浙撫
王忠

爲負梅花傲一冬無端忽墮虎狼叢皇皇奔死求生父一箋梅花又奏功

先父
工水

墨梅里豪艷之屢求不獲歲庚申賊陷我績里豪降賊因銜隙引賊刦先父時先祖母張氏尙在賊露刃懾之父請以身貸祖母死季弟嗣達又乞以身貸父賊感其義命兩釋之豪堅不遣乃傾橐賂豪豪見達手執墨梅扇并攬而去遂得釋

雙節雙修出妙齡孝經先註後忠經一門奇蹟全忠孝愴絕人間兩鵠鵠

達弟
奔死

免父事略附見省志先父儒林傳內

吟梅紀孝

見梅花百詠

嗣運

道光癸卯六月初二日爲先祖蘇亭公六十初度家中益梅忽開異香滿室汪明經守存周明經士迪謂爲孝子之瑞爲詩紀其事閱明人王昌會詩話彙編載龍廣寒孝梅一事與此相類賦此喜而

六月香浮祝壽杯南枝雙朵忽齊開天呈奇瑞旌奇節今古茫茫兩孝梅
孝感曾聞說廣寒花開不作背時看而今欲暢談龍旨一曲薰風好再彈
行路猶稱曾閔孝輸誠能霽虎狼威一生勁節梅花似不背金縢舊指歸

死免父事

指達弟奔

一紙私書費却持僞廷敦迫大無知願甘絕粒追龔勝泉下應嗟把臂遲

子先君

賊勒

不甘留髮只留鬚垂沒難汚七尺軀多少故人銜僞命那堪迴顧舊顱頭

令民

衆蓄髮先君子獨不之從屬纊後復蘇曰吾不可蓄髮見先人於地下也時無鑄工命家母歲其事遂卒

忠孝何能事事新前人紀載已傳真我今敢逞鈔胥技援引前人證後人

龍廣寒事

母至孝六月一日爲母壽誕稱觴忽梅花一枝入牖時以孝梅稱之張存菊詩曰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

吟梅述祖 見梅花百詠

嗣運

先祖蘇亭公生時卿雲見三日因顏所居曰卿雲軒生平研究名物象數之學於書無所不窺
問字者戶外屢常滿嘗破產置書三萬卷於卿雲軒中亂後遺書盡佚予爲先父作吟梅紀孝
詩於祖德未甚詳也因復補述八章以足
之其生平著作已詳書目卷下茲弗贅

天賜名花佐舉觴爲何夏日吐春芳蘭能報喜梅呈瑞韻事遙傳積慶坊

程庶常某

有報喜蘭詩言瓊州有蘭如臘梅色紅紫每莖
作七八枝遇吉事則開云事見胡蕉圃筆錄

蘭似梅花臘作胎不逢吉事不爭開南風薰得南枝放又見人間報喜梅

梅花常燦雪霜天無雪無霜忽鬪妍莫道竟輸霜雪韵霜鬚雪髮祝梅仙

琳瑯三萬富珍藏贏得雲軒汲古忙破產置書真韵事梅花祝壽至今香

學庸淺解參真諦論語長編考異文兩瓣香存書復古鄭朱癥結解紛紛

著有論語

異文箋證
學庸淺解

九章細草又專門中有梅家氣味存繡出宣城花樣巧鍼光炯炯度曾孫

先考算學

之精出於先祖次兒榮琯能繼其學庚寅錢學使
科試六屬以取算科第一人入泮皆貽厥之澤也

六家古憲昧淵源辛卯幾同乙卯元四法講明求二術始知顓頊勝軒轅

先祖精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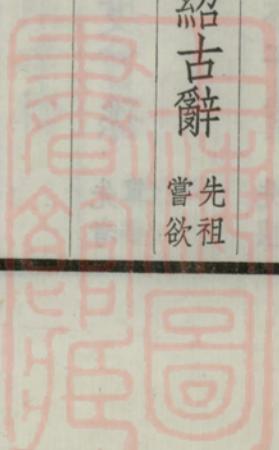
授時之學於六家古憲源流辨別綦嚴不敢妄破經義也貴足與癸巳類稿互相發明

罵佛清狂佞佛癡丹經縹渺更無知一生受得梅花戒不賦遊仙紹古辭
註抱樸子而刪容成之術卒不果

嘗先祖
欲

右本族詩以世系爲先後

嘗先祖
欲



通志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五

文藝四

詩

送胡士俊往福州迎母櫬

河南道監察御史黃維字克敬號謙齋
洪武十五年

讀書祇不負立志在初年不憚關河遠能知孝悌先空山風木撼落日野狐眠
奉柩旋歸日蜚聲到日邊

題缺

吏部員外郎薛惠亳州人

海上聞高士人間望客星夜長空蕙帳山晚閉雲局此日歲在巳他年鶴姓丁
誰題徐稚碣還似蔡邕銘

又

大常少卿都穆吳門人

仗義平生事知公邁等流叢關曾再築賢廟亦重修夢□□間世機忘海上鷗
不堪埋玉處殘日下松楸

又

刑部郎中呂律武進人
正德九年

若翁高義薄雲天多少尪羸賴活全儒碩祠前遺事在叢山關上斷碑傳烏紗

置散承清世黃甲登庸啓後賢我共孫枝有年契無由芻束慰重泉

謹按以上三詩均是挽有明公詩嘉靖抄譜已登姑仍之

心跡雙清詩寄贈承菴侍御

由進士歷官巡撫都御史遷南京吏部右侍郎

陳鳳梧 泰和人

風采冰霜可竝論烏臺松竹對黃昏一輪明月懸爲鑑千頃澄波撓不渾柏葉
秀時常獨詠梅花深處欲忘言遙知玉笋清班裏定有忠謨答聖恩

心跡雙清歌送承菴侍御引疾歸里

由進士累官提學副使刑部員外郎

方 豪 開化人

烏臺按牘紛如蜂胡卿興在雲霞中焚香掃地羣吏散小桃細竹搖春風一卷
南華攤石几茶煙拂戶庭日徙萬事皆空眼獨懸一塵不動心如洗譬之川水
有眞源澄清天下餘波耳此日孤高已絕羣歸悰况逐天南雲雲邊巖窟草茵
軟他日鳥聲當厭聞棠陵野客意亦好豈向征途獨送君君到江南訪石屋書
臺候我歌晴薰

文又四

布政使 陳 奎 南昌人

廟堂須棟梁璠璵爲世珍特立自賢傑偉哉揚清芬鐵冠肅中台珥筆蹇蹇臣

青驄一攬轡東道埋朱輪衆慮不嬰懷意遠含天真魚潛澄止水空鑑絕纖塵

庭前松伴竹堦下鶴依人冰壺懸瑩玉朗月作良鄰直氣寒星象精忠訏鬼神
霜威摧蔓草物采被陽春國紀風斯振才華衆所欽有時發希調餘響徹秋旻

贈胡承菴侍御

由進士累官參政王 玄 陽城人

文章名四海風采振千官愛鶴元稱趙乘驄舊避桓萬觀多自得獨立是人難
待漏承明曉霜飛鐵面寒

心跡雙清詩奉懷承菴侍御

由進士累官知府王 譇 山西人

攬轡東巡日埋輪潞水傍一襟湛秋月萬里肅清霜琴鶴情同苦豺狐跡竝藏
高空看俊鶻搏擊更翱翔

雙清操

有序

弘治丙辰進士累官南京戶部尙書詩名與北地何大復徐昌穀并號四大家著有華泉集

邊

貢

字庭實歷嘉靖元年城人

承菴先生觀風東土秉憲齊政厥聲載駁覃恩藝林靡典
弗究循跡考心爰述三解寓悰七絃目曰雙清操焉操曰

臺有柏陰陰兮皇鑒在上昭臨兮一解柏之陽維我之堂我激我揚曷我人弗

臧二解雪斯巖矣月斯淵矣匪淵匪巖維我游之天矣

三解

廉陽遠謫

有序

翰林院庶吉士屠應峻

嘉禾人
嘉靖六年

承菴侍御舊宦嘉禾有甘棠之愛焉近以抗疏獲謫感時撫舊惻然有贈云耳

甘棠漠漠遺陰在柏府淒淒曉色清爭道封章向雙闕驚傳逐客下孤城朝廷補袞誰能預臺諫匡時義不輕神鼎豈容魑魅遁高梧恆有鳳凰鳴一麾滄海官猶在萬里鄉關夢亦驚遠水楚天無鴈影秋風秦嶺雜猿聲賈生共惜長沙傳汲黯終辭禁闈行山曉九疑雲欲暮珠還合浦月初明南江獨處依銅柱北極遙看是玉京寄語大廉秋日道好留晴影照歸旌

又

方豪

見前
嘉靖六年

寒風吹病骨獨泛月中舟孤雁鳴何向平波凍不流常因遷客送空抱杞人憂予亦南征者春來好竝游

憶汝還朝日予詩墨未乾龍鱗真獨犯豸角本難完五嶺風霜重三冬歲序殘梅花照顏面應不愧清寒

又

知府俞

敬浙東人
嘉靖六年

孤臣心事神靈識逐客天涯道路難自喜著書甘飲水肯因投裔賦囚山廉江珠浦長涵綠庾嶺梅花不受寒宣室定應思賈誼長沙行見召君還

十八送承菴待御省親還績溪

二首

見前
邊貢

上疏天門北驅車海嶠東去留眞自得心跡許誰同詩入杜陵室官追桓典風壽筵家慶好花對白頭翁

釣魚持作羹載酒出山城曉雨陽關恨春風故國情登臺悵予獨戲彩羨君行忍聽碧林外蕭蕭歸馬鳴

嘉蓮二十韻

王霑上海人

書院東園地芙蓉半畝塘傳家多種德衍後忽呈祥映日嬌將語迎薰正吐香滿舒鋪綠淨並蒂出紅粧拭目湘妃立駢肩喬女行聯葩如固結共美似爭芳欲學鴛鴦偶相陪鷗鷺傍波翻俱浸浴風動不參商閒破玻璃碧分成絳彩房鉛華齊浥露暉臉對生光仙子雙波艷天孫兩錦裳遠超千葉麗壓倒百花莊玉井原無種瑤池總是荒火中何足貴鉢內未爲良十丈徒誇說千年亦渺茫

鮫人疑翦就河伯巧鋪張合穎禾兼異連枝樹莫方由來天錫瑞迺是日彌昌
晉接應蕃庶崇階愈振揚行看經濟業垂耀在旂常

過蘇公祠觀前明胡承菴尚書書穎濱書院記

二首

著有詩集詩話 周懋源

字念本號小農
同邑人

亭蔽棠陰祀小蘇尚書墨妙委荆蕪四朝幾箇賢明府政績文章似此無
蘇公祠下立徘徊斷石摩挲剔蘚苔擬縛甃搥磨翠墨探奇重約拓碑來

題胡君廷勲樾川草堂

著有大鄣山人詩稿 周士先

字尚仲同邑人

卜居逢勝地魚鳥澹相依樹裏開芸閣藤陰坐石磯波光涵榻淨樵唱隔林微
輞口柴門迥從君製芰衣

遊石屋洞天弔胡復陽先生遺像

著有野吟集 雜文彙編 胡坊

字秉衡號陶齋
同邑人

十八亭臺真未眞

舊有十
八臺

半龕遺像自精神當年雅趣留巖壑此日清風拂水

濱廢址不堪狐作穴空山一任鳥啼春田翁話指舊時事選興歸來入夢頻

崑崙十二樓懷古

胡坊

興廢由來豈一樓遊人底事漫增愁憑欄說破循環理司馬亦應暗點頭

司馬胡復
陽先生造

石屋

有序

明胡方石先生棲隱處先達諸公贈詩據有流觴渠洗研池挾仙躡虹等名八臺之勝今皆荒圮所及見者惟紫薇堂在焉而後亦遭拆今坐先生鐵像荆榛中矣

紫薇堂燒日鐵石昆明灰安得遊仙夢來尋故八臺

崑崙十二樓

不省棲眞跡頻煩結構幽豪華傷頓盡山在水長流

方石爲胡復陽先生別墅是卽讀書隱居處

石屋山房廢址弔胡復陽先生像

有序

方竹

同邑人

章定銘

同邑人

頽垣碎瓦昔瓊樓無限繁華一日休若使當年早識此悔教鐵像冷巖頭

游石屋尋前明胡方石先生鐵像不得

周懋源

見前

飛鳥從東來引我入深谷曲折緣坡陀撥雲度巖腹有明方石翁幽棲此卜築近水結樓臺編籬護松竹清渠流羽觴石梁濺飛瀑當時棄軒冕泉石娛清福

通鑑輯覽

懷唐

迄今三百年荒寒叢草木高風何處攀遺址問樵牧新月挂疎林陰崖棲蝙蝠
不見鐵官人因之敏石屋

贈彬公公在蕪湖創建同善堂以寓同鄉無依之士

公在蕪湖創建同善堂
以寓同鄉無依之士

汪 楸 同邑孔靈人
字豆村

蕪陰同作客鄉誼孰能通最具憐才性還餘任俠風東平爲善樂南阮在途窮
此後歌行路江湖慰轉蓬

右當代名人贈詩以世系爲先後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六

文藝五

書目

承菴先生集

松撰明萬曆初刊本凡八卷道光丁未重刊本併爲七卷補遺二卷附錄二卷

同心集

松撰不著卷數萬曆初刊本

亦政堂詩文集四十卷

柏撰見景熯梁安闡幽錄藝文類已佚

樾川草堂詩文集八十卷

廷勳撰見胡肇昕梁安耆舊錄已佚

鄣山十子總集百二十卷

廷勳撰見胡肇昕梁安耆舊錄已佚

石屋志

廷廉撰不著卷數見縣志書目

紫陽山房詩文集四十八卷

景燦撰見省志儒林傳

陰符經解

景煥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學庸衍義

景熯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性理圖說

景熯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小學三編

景熯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考古類編

景煥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崇信錄

景煥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梁安闡幽錄

景煥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安徽士行錄二十四卷

霖沛撰見省志文苑傳

安徽女行錄八卷

霖沛撰已佚

鄭氏易旨四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詩經箋證十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三禮定義二十四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爾雅規郭一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說文規許二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快齋筆記四十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惜分軒文集五十卷

銘琦撰見省縣志儒林傳

快齋詩粹二卷

銘琦撰光緒戊戌重刊本

梁安詠史八卷

銘琦撰家藏本

尙書古訓

源憲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爾雅字申

源憲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孝經外史

源憲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六經咫聞

源憲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四書釋地纂

源憲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佑咸詩粹二卷

源憲撰光緒戊戌重刊本

論語異文箋

霖浹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學庸淺解

霖浹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孟子劄記

霖浹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儒林傳

蘇亭詩粹二卷

霖浹撰光緒戊戌重刊本

算學指南十二卷

霖浹撰家藏本

周易述訂義十卷

霖浹撰家藏本

周易虞氏訂義三卷

霖浹撰家藏本

易外餘論三十卷

霖浹撰家藏本

毛詩鄭義發明八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三禮鄭義通釋十二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經典述聞四卷

在田撰同治乙丑初刊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雲軒別錄十七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縣志補正一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癸甲紀事一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庚申忠義錄一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鋤經堂遺集一卷

在田撰家藏本又見省志儒林傳

雨公詩粹二卷

在田撰光緒戊戌初刊本

蓼莪館詩草

樹槐撰不著卷數見省志孝友傳

鵬南文鈔十六卷

嗣運撰光緒丁酉初刊本

鵬南文補十二卷

嗣運撰光緒丁未初刊本

鵬南文稿

嗣運撰光緒庚寅初刊本

鵬南詩鈔十卷補遺一卷

嗣運撰光緒戊戌初刊本

鵬南詩粹二卷

嗣運撰光緒戊戌初刊本

梅花百詠八卷

嗣運撰光緒甲午初刊本

讀經涂徑指迷詩二卷

嗣運撰光緒戊戌初刊本

書經問答十六卷

嗣運撰光緒戊申初刊本

詩經問答十四卷

嗣運撰光緒戊申初刊本

春秋問答十六卷

嗣運撰民國四年初刊本

鵬南讀書眉批錄十二卷

嗣運撰家藏本

春秋述凡四卷

嗣運撰家藏本

半僧老人筆記六卷

嗣運撰家藏本

易經粹言二卷

嗣運撰家藏本

嘉慶縣志補正一卷

嗣運撰家藏本

達齋存稿六卷

榮珂撰光緒丁酉初刊本

秉同遺文錄一卷

榮珂撰光緒丁酉初刊本

以上六十六種

宗祠楹聯

附後

惇族惇宗以繩德厚

庸言庸行俾率典常

崇家學見醇修翬麓傳經同賈董

徙國子爲外翰蒙陰教澤配蘇湖

父子匹三蘇兩世推誠服人而面心共革

兄弟方二惠一門競爽行己則恩信相先

以上三對原有舊聯

理學溯源源自南渡以來世系遠承蓮塢派

文昌接城郭傍東門而立堂基遙對梓潼屏

三代始封陳與軒轅陶唐共稱三恪

兩楹今看奠如經義治事分爲兩齋

以上兩對駐日本大使許世英撰書

清芬溯宋大儒文宗學宿循吏耆賢百代冠裳遵義族

潛德發明中葉子孝臣忠弟恭兄友千秋俎豆達尊坊

四派發宗芬我思古人嚮往明代尙書昆季

兩齋垂學制士食舊德不愧湖州教授子孫

以上兩對太史許承堯撰書

避地肇高車示我周行一代扶輪開大雅

發祥基點筆昭茲來許幾人扛鼎任斯文

骸歸千里樓居十年教孝教忠允爲子孫留榜樣

嘉靖名臣至正處士一進一退各因時會適行藏

遺愛在人蓮幕留圖紀南嘯

藏書詒後槐陰親手植東園

撫歐範虞書法名齊文待詔

隱惡揚善雅度時稱陳太邱

澤溥鄉閭亭名世德

望隆朝野坊表達尊

木有本水有源萬派千條同一體

惄乎聞優乎見左昭右穆式羣倫

堂曰存心是謂操而不舍

坊曰遵義誰能出而不由

尚德尚年三世榮膺鄉飲酒

仁心仁術千金宏濟手鈔方

以上八對二十八世孫位咸撰書



匾額 附後

惇庸堂

榮祿世家

天恩寵卹

明嘉靖工部尙書進階榮祿松

宅總百揆

明嘉靖工部尙書松

公忠清直

明嘉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松

澤溥始安

明洪武廣西桂林知事原

秩選儀曹

清光緒禮部主事位咸

化洽絃歌

明洪武福建興化縣知縣原
清光緒江蘇鎮洋縣知縣位周
永樂廣西容縣知縣士傑
江西長寧縣知縣位咸

教衍蘇湖

明正德山東蒙陰縣訓導賢
清順治江蘇高淳縣訓導士藻
天啓浙江金華府教授至貞

舉人進士

位咸 清光緒壬寅科江南鄉試癸卯科禮部會試

拔

貢 位周 清光緒丁酉拔萃科

歲

貢 琦 賢 至貞 士藻 紹年 金霈 定昌 榮璆

副貢嗣運清光緒壬午科

端僚贊治明同州同知廷廉

禮隆養老明正德鄉飲賓懋嘉靖鄉飲賓有明顯萬歷鄉飲賓潮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七

古蹟

世德亭

在南門外爲尙書松公建我邑東北郭外爲叢山楊溪乳溪之水必經之路

尙書築長堤以禦之襟抱城市保全農田不少又荻港驛之役徵屬各邑胥受

其累惟我績賴尙書一言獨免邑人感其德爲建是亭開化方公棠陵副使爲

大同空

之記

御書樓

在今義井坊東國公建明弘治初歲大祲有旨出粟二千石置預備倉者旌

之有明公慨然應詔上時遣使詣其家勞以牛酒璽書褒美因建樓以銘上賜

見胡公曉庭梁安耆舊錄

東園書院

在縣東有明公建以爲族人義學並將藏書若干卷陳列于堂以惠士林園中

有蓮沼石梁雜植花木頗擅園林之勝比卒卽祀於書院封參政屏嶼公尙書

承菴公與族人先後屢修葺之方公棠陵爲之記

永濟橋

在北門外有明公建崇禎間水圮邑令熊公維典倡修改名熊公橋道光二十

九年水復圯本厚公獨力復建仍名永濟橋

崑崙十二樓

集

卷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石屋山房

爲廷廉公讀書處有流觴渠洗研池挾仙躡虹紫薇堂諸勝境當時鑄鐵像坐

東園書記

石屋中名流題詠甚多同邑如方白山章定銘諸前輩猶及見之今並鐵像亦

亡矣公字復陽號方石人又稱爲鐵官人卽尙書松公之猶子

坊表

誥封坊

在南關外爲封參政淳公立

大司空坊

在南關外爲工部尙書松公立

達尊坊

在南關外爲進階榮祿工部尙書松公立

隆慶二年戊辰立儲大典故臣六十以上皆進階凡在六卿八十以上者遣有司存問如禮是時尙書公致仕居

古廟亭

家越一年己巳值八十攬揆之辰於是邑之士夫請建達尊坊表尙書之閭以

待存問同郡大司馬汪公伯玉爲之記

繡衣坊

在南門外尙書松公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立

神道坊 在五都龍朝灣明工部尙書胡公之墓道

祠宇

胡氏宗祠 原在城中遵義坊乾隆九年遷建東關祀一世祖清公

胡氏支祠 在城中遵義坊卽臺憲第祀二十世祖毓和公矣公之子王次鑑九世孫于胡參政祠 在東關祀十七世祖封參政淳公

胡尙書祠 在西街積慶坊祀十八世祖進階榮祿工部尙書松公

邱墓

一世祖清公墓 在高車卽胡村土名黃土澤又名虎形

七世祖致隆公暨孺人程氏八世祖細三公暨孺人汪氏均附葬

正母暨祖旦公墓 于此俱林里下邱林廿二關通三鄉去多安葬地

一世祖妣方孺人墓 在高車村北土名點筆塘

二世祖良叔公五世祖妣師旦孺人葉氏均附葬于此

二世祖妣汪孺人墓 在高車村北土名青天觀

三世祖元彰公墓 在高車村中土名花園頭又名大木林

四世祖王孺人墓 在高車上村頭大墓

一世祖張文孺人墓

六世祖恪公暨孺人汪氏附葬于此

五世祖師旦公墓 在石川村卽石榴村竹下園

九世祖珉

公

墓 在高車外坦頭卽外塘岱

十世祖汪孺人墓 在高車外坦頭又名鳳形

公

墓 在高車外坦頭又名鳳形

十一世祖日嚴公暨孺人吳氏十三世祖傑公附葬于此

十二世祖原公丁孺人墓

在城東土名黃墓牌又名蟹形

十三世祖妣黃孺人墓

在南門外余許祠後

十四世祖胡懋公十五世祖庸公懋公十九世祖妣廷然孺人王氏程氏均附葬于

十五世祖胡懋公

十六世祖胡懋公

十七世祖胡懋公

祠產

一都六甲胡惇庸戶

即工啓尚書時公之墓



天字等號

新祠基地二百九十二步
六分四厘折田一畝四毫

申條一錢三厘八毫

土名城東朝塘上

天字等號

舊祠基地五分二毫

申條五分一厘九毫

土名城東遵義坊

天字等號

基地一分二厘

申條一分二厘四毫

土名城東中和坊巷口

地字等號

基地一分五厘

申條一分五厘五毫

土名南門內店屋

宇字等號

田二畝十二世祖
子原公墓

申條二錢六厘七毫

土名黃墓牌蟹形

宇字等號

塘一廣三厘

申條三厘一毫

土名黃墓牌大蟹

宇字等號

田一畝七分五厘

申條一錢八分九毫

土名黃墓牌三塊

宇字等號

田六分二厘五毫

申條六分四厘六毫

土名黃墓牌古樑樹

宇字等號

塘一廣二分

申條二分九毫

土名黃墓牌

宇字等號

田一畝二分五厘

申條一錢二分九厘三毫

土名黃墓牌墳後

宇字等號

田八分一厘二毫

申條八分三厘九毫

土名黃墓牌墳後

宇字等號

地折田八分七厘四毫

申條九分三毫

土名黃墓牌墳後

宇字等號

地折田六分四厘八毫

申條六分七厘八毫

土名黃墓牌墳後

宇字等號 田成地八分三厘八毫 申條八分五厘八毫 土名黃墓牌墳後

宇字等號 田三分一厘 申條三分二厘 土名水救紋

宇字等號 田六分二厘 申條六分四厘 土名水救紋

宇字等號 田六分二厘五毫 申條六分四厘六毫 土名油村門前

良字等號 田成地四分 申條四分一厘三毫 土名朗坑

男字等號 田五分六厘二毫 申條五分八厘一毫 土名九里坑古塘橋

慕字等號 田一畝一分二厘五毫 申條一錢一分六厘三毫 土名黃毛坦三畝坂

辛字等號 田七分五厘 申條七分七厘五毫 土名霞間張大塘

辛字等號 田五分 申條五分一厘七毫 土名洪川村前

辛字等號 田成地四分 申條四分一厘三毫 土名外洪川村前

天字等號 田一畝二分五厘 申條四分一厘三毫 土名霞間培河間紋

宇字等號 田一畝二分五厘 申條一錢二分九厘一毫 土名松塘半月坂

宇字等號 塘一广三厘 申條三厘一毫 土名松塘半月坂

荒字等號

田三分七厘五毫

申條三分八厘八毫

土名黃石塔上一畝

荒字等號

田三分七厘五毫

申條三分八厘八毫

土名黃石塔上一畝

覆字等號

田二分

申條二分七毫

土名可林前

覆字等號

田七分

申條七分二厘三毫

土名可林前

可字等號

田一畝一分三毫

申條一錢一分三厘七毫

土名河塘下

器字等號

田八分

申條八分二厘七毫

土名踏車坑

覆字等號

田八分三厘五毫

申條八分六厘三毫

土名圳塘

覆字等號

田四分一厘

申條四分二厘四毫

土名方山脚

覆字等號

田二分二厘

申條二分二厘七毫

土名下圩

覆字等號

田一分

申條一分三毫

土名大樹林

字等號

田一分

申條一分三毫

土名前山腳

器字等號

田一畝

申條一錢三厘四毫

土名大木林

可字等號

田二分五厘

申條二分五厘八毫

土名窯灶頭

可字等號

地六分

申條三分六厘二毫

土名窖灶頭

字等號

山三分

申條六厘三毫

土名碎子塢

覆字等號

地七分

申條四分四厘二毫

土名司姑岱

覆字等號

地二分五厘

申條一分五厘一毫

土名司姑岱

覆字等號

田五分

申條五分一厘七毫

土名細塢

字等號

田一畝六分零

申條一錢六分五厘三毫

土名石場干

字等號

田二分二厘

申條二分二厘七毫

土名村頭

字等號

田一分三厘

申條一分三厘四毫

土名頭干

可字等號

田六分九厘三毫

申條七分一厘六毫

土名黃良台

字等號

田九分三厘九毫

申條九分七厘一毫

土名鐵斧將

共三十畝一分六厘四毫 共申條二兩九錢二分八厘一毫

祖墓地稅

覆字等號

山一畝五分

申條三分九厘九毫

土名黃土澤虎形

地

一 世 祖 七 世 祖 八 世 祖 墓

覆字等號 地一分八厘 五世祖墓

土名石川竹下園

欲字等號 地一分八厘 一世祖妣二世祖五世祖妣墓

土名點筆塘

欲字等號 地一分四厘 二世祖妣墓

土名青天觀

覆字等號 地四分五厘

土名黃土澤虎形護墳地

器字等號 地一分五厘 四世祖六世祖墓

土名上村頭大墓

器字等號 地一分五厘 九世祖墓

土名外塘岱

字等號 地二分五厘

十三世祖十五世祖十九世祖墓

土名南門外余許祠後

字等號 地一分五厘 三世祖墓

土名花園頭

字等號 地二分五厘 十世祖十一世祖十三世祖墓

土名外坦頭鳳形

胡遵義戶

覆字等號 田一畝六分

申條一錢六分五厘四毫 土名細場

字等號 地一百五十步一百步

申條六分二厘七毫 土名竹塔

字等號 地一畝

申條六分三毫 土名前場

字等號 地一畝

申條六分三毫

土名黃土嶺

字等號 地七分五厘

申條四分五厘二毫

土名橫土嶺

字等號 地一角二分五厘

申條一分五厘一毫

土名橫土嶺

字等號 地一畝

申條六分三毫

土名竹塔

字等號 地三分七厘五毫

申條二分二厘六毫

土名黃土嶺

字等號 地六十步折田二分五厘

申條一分五厘一毫

土名黃土嶺

字等號 地一百八十步折田七分五厘

申條四分五厘二毫

土名竹塔

字等號 地七分五厘

申條四分五厘二毫

土名竹塔

字等號 山一畝

申條二分九毫

土名元坂

字等號 山二分五厘

申條五厘二毫

土名源塙

字等號 山五分

申條一分四毫

土名后頭山

共十畝八厘二毫

共申條六錢三分四厘

字等號 胡生員戶

土名甘祖骨不園

欲字等號

地二畝五分三毫

申條一錢五分六毫

土名點筆塘

覆字等號

田二分

申條二分七毫

土名細塢

器字等號

田八分三厘三毫

申條二分七毫

土名下水碓

覆字等號

田八分三厘三毫

申條八分二厘七毫

土名大樹林

字等號

田四分三厘三毫

申條四分一厘三毫

土名上場

欲字等號

地七分五厘

申條四分五厘二毫

土名點筆塘

字等號

地折田九厘七毫

申條一分

土名楊家山

覆字等號

地七厘五毫

申條七厘七毫

土名土地廟

覆字等號

地一分三厘三毫

申條六厘六毫

土名橫山嶺

覆字等號

地二分

申條一分二厘一毫

土名司姑岱上前山

可字等號

地一畝

申條六分三毫

土名嶺降上

可字等號

山五分

申條一分四毫

土名樹林下

字等號

田一分五厘

申條一分五厘五毫

土名樹林下

覆字等號

田六分五厘

申條六分二厘五毫

土名大樹林

器字等號

地一畝

申條六分三毫

土名沅坑

覆字等號

地一分

申條六厘

土名橫山嶺

覆字等號

地二分

申條一分二厘一毫

土名司姑岱上前山

覆字等號

共八畝八分七厘二毫

共申條六錢二分二厘六毫

胡斯文戶

邇字等號

田四分八厘四毫

申條五分

土名井坑山

邇字等號

田一分九厘三毫

申條二分五厘二毫

土名井坑

字等號

田一分九厘三毫

申條二分六厘三毫

土名四畝塢

賈字等號

田六分七厘七毫

申條七分二厘十毫

土名八十林

體字等號

田三分三厘九毫

申條三分五厘

土名水路下

器字等號

田八分

申條八分二厘七毫

土名大木林

字字等號

田八分一厘二毫

申條八分三厘九毫

土名麻鴨岱

字字等號 田三分七厘五毫

申條三分八厘八毫

土名麻鴨岱

男字等號 田五分

申條五分一厘七毫

土名西溪塔

字等號 田五分六厘二毫

申條五分八厘一毫

土名霞間培河間紋

字等號 田五分三厘二毫

申條五分五厘

土名麻坊前

字等號 田六分

申條六分二厘

土名麻坊前

共六畝六厘七毫 共申條六錢二分七厘二毫

四戶共五十五畝一分八厘五毫 共申條四兩八錢一分二厘九毫

共八故及分七座二處共其地歸六錢一分三種六

朝政文戶

四氏共五十五正始一公久里正臺共申翁四兩人幾一公二里大臺

通字等處共六始六里士臺共申翁六錢二公二里二臺

申翁

田六公九里正臺

申翁六公二里

土客東林館

申翁

田正金五里正臺

申翁正長正臺

土客東林館

申翁

田正金六里正臺

申翁正長正臺

土客東林館

申翁

田正公

申翁正長八里一爭

土客西鄉村

申翁

田正公九里正臺

申翁三公八里八臺

土客東林館



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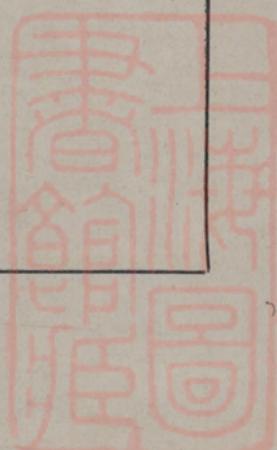
十都胡村(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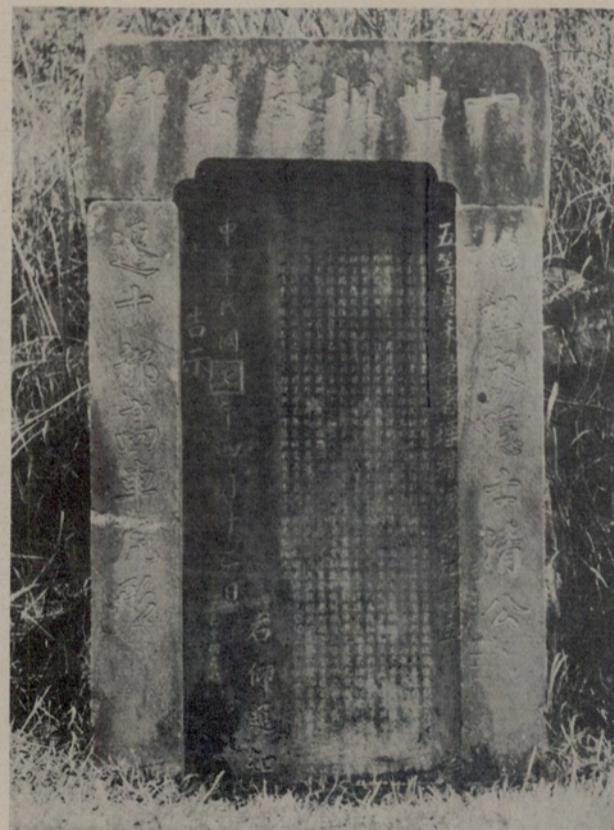
土名黃土澤虎形

一世祖考諱清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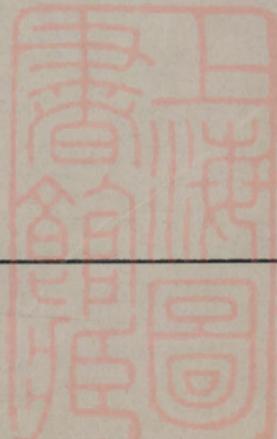
七世祖考諱致隆公墓
妣孺人程氏墓

八世祖考諱細三公墓
妣孺人汪氏墓





一世祖墓前禁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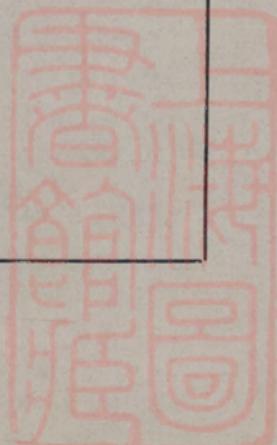
十都胡村（高車）

土名點筆塘

一世祖妣清孺人方氏墓

二世祖考 謂良淑公墓

五世祖妣師曰孺人葉氏墓



十都胡村（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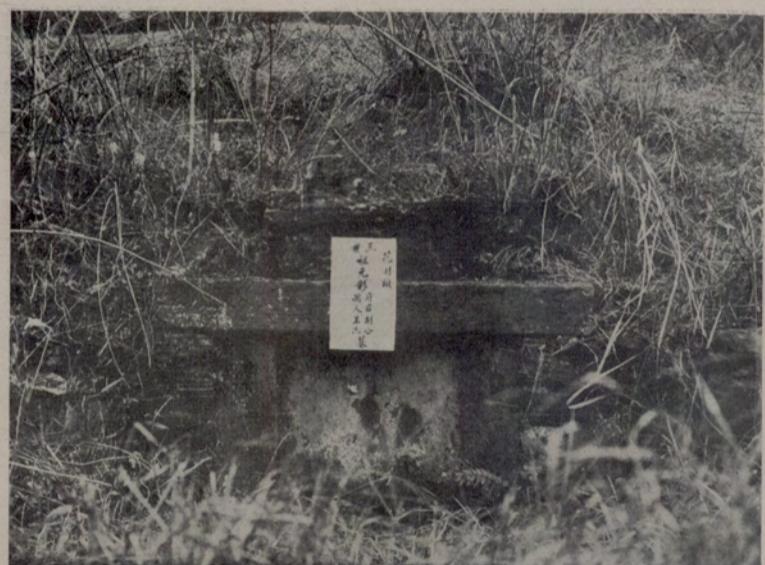
土名青天觀

二世祖妣良淑孺人汪氏墓

塚已沒墓門亦無存祇高插紙錢

處尚可辨認當重建墓碑以爲識





十都胡村(高車)

土名花園頭大木林

三世祖 考諱元彰公
妣孺人王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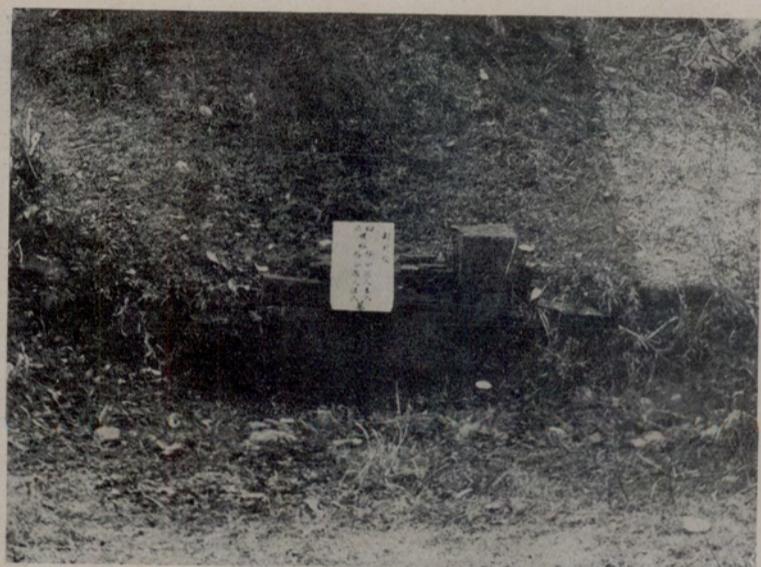


十都高車

土名胡村頭

四世祖 考諱仔
妣孺人王氏公墓

六世祖 考諱恪
妣孺人汪氏公墓





十都石榴村

土名竹下園

五世祖考諱師旦公墓





十都高車

土名外坦頭卽外塘岱

九世祖 考諱珉 公
妣孺人汪氏墓

墓址在御葬墳後今已湮沒僅見

竹叢一片



十都高車

土名外坦頭鳳形

十一世祖 考諱謙
妣孺人汪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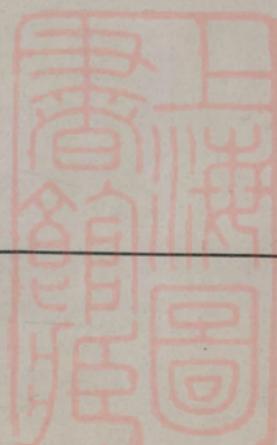
十二世祖 考諱日嚴公
妣孺人吳氏墓

十三世祖考容縣知縣 謂傑公墓



北門外

土名黃墓牌蟹形



十二世祖 考桂林知事諱原公
妣恭人 曹吳丁氏墓

十三世祖妣容縣公繼配孺人汪氏墓

十四世祖 考諱景和公
妣孺人吳氏墓

南門外

太平寺余許祠後

十三世祖妣容縣公元配孺人黃氏墓

十九世祖
妣孺人
考諱廷然公
程氏
附葬



南門外太平寺左

十五世祖考諱庸公墓

十五世祖 考諱懋公
妣孺人劉程氏
馮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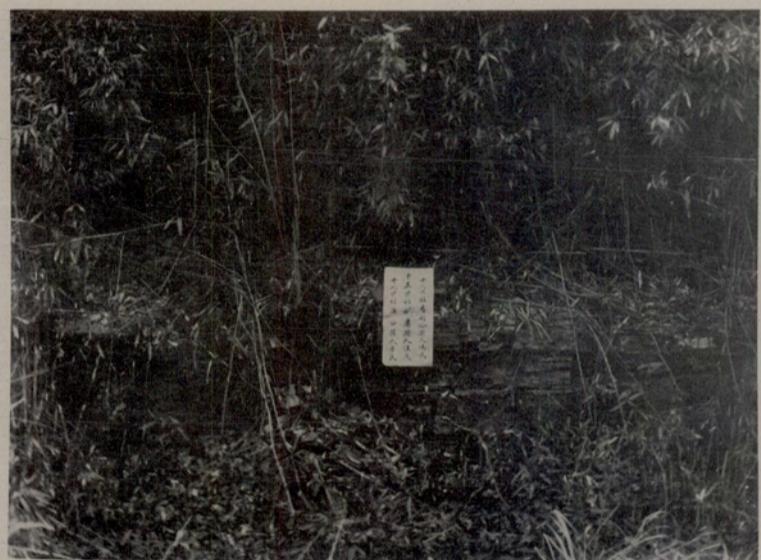
十都高車

土名御葬墳卽外塘岱

十五世祖妣庸孺人汪氏墓

十六世祖妣贈參政諱有明公
妣贈淑人馮氏墓

十七世祖妣封參政諱淳公
妣封淑人方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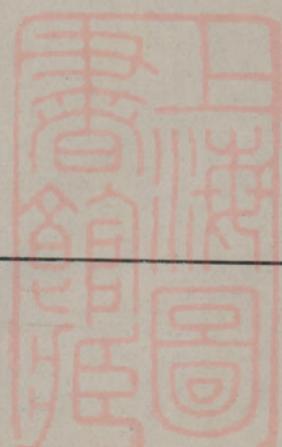


北門外上三里川上橋

土名黃墓牌蟹形之左

十六世祖 考諱顯 公
妣孺人唐氏 墓

十七世祖妣潮孺人馮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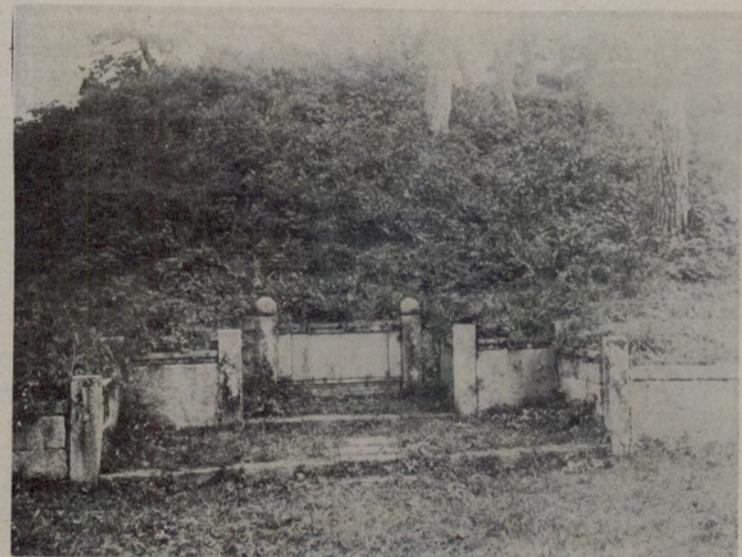


九都高村

十七世祖考
諱潮

公墓





六都龍朝灣

十八世祖考尚書諱松公
妣夫人汪氏墓





尚書公墓前神道坊





尚書公墓來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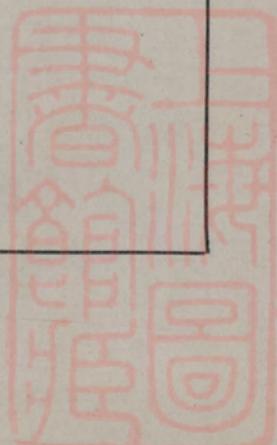




六都坦頭

土名瑤間

十八世祖尙書公側室安氏墓
程





尚書夫人墓朝山





仁和門

土名楊家塢

十八世祖 考諱柏 公
妣孺人 潘氏
王周氏 墓



九都高村

十八世祖考諱楫公墓

妣孺人汪氏

程氏

十九世祖考諱廷煃公附葬

二十世祖考諱毓和公附葬

妣孺人汪氏

廿一世祖考諱鉉公附葬

妣孺人孫氏





十都高車

土名胡村頭

十八世祖考諱格公墓





十都

老祠圖附

胡村

二十九世孫裕杰謹攝



遵義胡氏宗譜卷十八

跋遵義胡氏宗譜後

遵義闔坊名也胡氏宗譜譜胡氏之宗而冠之遵義云者世其地也世其地曷冠之所以自別於他之胡者譜也譜修自先世需樂公于茲凡六葉族之人日蕃以衍蕃則屬弗能以盡邇而厥情弗能以盡親于是而非續以譜之將不有途人相視者乎勢也此譜之所以不可不續也蓋自一世以及十三世需樂公之所修也十四世迄十八世則松之所續者也或名之而虛其字或字之而虛其名或惟具其仕隱生娶卒葬而他弗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或書名書字書號以至行誼學術仕隱履歷生娶卒葬無弗書者詳吾之所聞見也他如上而褒與之制下而贈頌記誌之文及先世遺稿並見畢錄所以昭先德而啓後人也尊以統卑邇以維遠異日展而閱之世次之分瞭然在目親者疎者知相與爲服死喪婚娶者知相告而喜有慶戚有弔焉又奚患乎相視如途之人也雖然服矣慶矣弔矣外則續矣而未必其內也續其外不續其內豈我所以續吾

譜意乎必將因是以興其孝弟之心以隆其敦睦之誼少而孤則壯者收之貧而無歸則富者字之不中而不才則中且才者養之而不然者吾人之所共誚讓者也夫如是而曰遵義胡氏則信乎其義之遵也已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季秋月十八世孫松謹譜

遵義胡氏宗譜後序

竊聞譜牒之作也上以溯源下以萃涣而於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大有係焉蓋以一姓之傳年湮代遠派衍支分其視一脈之親不啻如途人者則非所以尊尊而親親也譜牒之修豈淺鮮哉然而下有以萃其涣者上貴有以清其源我族安定胡姓出於舜裔周初有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賜姓媯而封陳以備三恪卒謚胡公其後卽有指謚以爲姓者而胡姓因之始著漢唐而下世有聞達有宋胡瑗公者字翼之世居泰州如臯仕宋初任校書郎出爲蘇湖二州教授尋升國子監直講又遷太子中允生以理學顯名於世沒則從祀孔子廟庭我祖始遷公卽其後也舊譜載瑗公卒葬湖州西蓮塢有

子三曰珙曰琇曰瓏以下無徵者十四傳至起菴生元範範生晡晡生恭恭生
三子長卽我始遷公諱清者由始遷公上推安定公下逮固已積二十傳而譜
猶稱始遷公以宋南渡臨安逼近因辟地以來是邦考宋史編年以庚申禪周
乙亥平江南始正大統終帝昺己卯凡十八帝三百二十四年我祖瑗公自仁
宗天聖間已登仕版仁宗以前太祖在位十七年大宗二十二年真宗二十五
年固已有六十四年則仁宗以後不過積十四主二百六十年而元興矣况其
中若欽宗不過二年光宗不過五年寧宗不過三年度宗不過七年恭宗不過
二年端宗不過三年帝昺不過二年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則夫十四主之中亦
無過七八葉焉乃國史紀自仁宗積十四君而已爲元興之會家譜源於安定
歷二十世而猶處宋祚之中有是理乎且元歷始於己卯終於丁未凡十帝八
十九年而明興其中祚最短者武宗五年英宗三年泰定五年明宗半年文宗
五年寧宗二月究其歸則十宗亦無踰五葉而我祖需樂公以明興應運而知
桂林則距始遷公又有十二世矣譜稱九世祖珉公有隱德其殆元興不仕之

意乎元祚最短由珉公上逮始遷公其爲宋都臨安之際無疑矣然則始遷公以南渡來譜之可信者也由始遷公上溯瑗公無踰七葉而舊譜十四傳無徵之說殆傳寫之誤而翻刻之訛耳不然家乘之紀世或剥落於烽煙而國史之編年固昭垂於今古豈不彰彰可考也哉余以庚申之亂遊歙東慶里遇有同宗者究其歸亦淵源安定其始祖文清公以南宋高宗時作令新安遂居慶里亦字之曰胡邨上溯瑗公厥傳有四殆與我祖略爲後先焉嗟乎言清必衷諸聖禮失而求諸野據此則家譜所載十四傳無考之說又不攻自破矣今族人以兵燹之後有志修明譜牒渙者於焉復萃固盛舉也本支以之而明昭穆以之而序將使人人知所親而收族不難矣余謂收族歸於敬宗敬宗本於尊祖特爲溯其源以俟有識者之得所宗云

三十世孫嗣運謹譔

癸酉續修宗譜書後

自癸酉之夏族人動於木本水源之感議修宗譜事一二人倡之五六人和之

數千金巨貲咄嗟立辦何其易也於是乎亟亟經始羣從子來十數人分其任
一二人董其成尋源竟委分條晰縷而其間經年累月迄於今乙亥之夏始告
脫稿計期兩載而強又何其難耶蓋予族之修譜也非他族比他族少則數十
年多亦不過百餘年一修耳舊物尚在蕭規可隨予族自洪武十二世祖需樂
公原撰修于前嘉靖十八世祖尙書公松續修於後于今四百餘年中經兵燹
舊牒遺佚祖宗矩範僅散見于私家抄本而族之人嘗以商賈世其家散而之
四方者轉相屬聲氣隔絕故光緒初年先贈朝議公有志倡修事舉矣而格于
族議之未協民國初年位宜位寅議集矣又怵于世局之未穩而不果今日者
事幸成矣然其間經過有至險者二有至可幸者二焉予忝任編纂而遠處海
上位庚往來僕僕勞頓不辭中途忽遘覆車之禍幾焚其身間不容髮此一險
也去秋事過半矣而共匪猝臨績城危于累卵譜局積稿纍纍幾至散佚此又
一險也至可幸者則胡止澄胡近仁二先生指引糾正之力有足多焉蓋世系
圖案諸事族之人優爲之而我祖自需樂公尙書公以次代有作者維時聲氣

之應而相與唱酬者類多當代聞人其遺文佚事非敬謹彙登何以光先德而
啓後人予雖名爲編纂而實不能躬與於斯乃始則止澄先生序引其端片言
重于九鼎旣而近仁先生糾正于後一字不啻千金二公爲我邑宿儒又適爲
我胡氏先進假二公之力以助我家乘之完成若或使之謂非我族之榮幸可
乎今二公已先後歸道山予不敢掠其功以爲己有也故亟稱道之然予猶有
不能已于言者斯譜之成匪特所以明世次實所以昭祖德也我族自一世二
世而十八世而有尙書公固已極顯揚之旨矣然予竊謂尙書其果也我祖德
其因也如十一世祖日嚴公惟義坊之是遵十三世祖傑公惟母櫬之是急十
四世祖景和公置盜魚者而不問十六世祖有明公除危石以利行人十七世
祖滌公以禁方濟人而不以爲利皆隱德也善因也種善因然後獲善果此理
之無或爽者自今以後族之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以祖宗之德爲德則後世
子孫必有繼尙書而起者由十八世而百世其顯揚甯有限量耶先哲有云問
祖宗之澤吾享者是問子孫之福吾貽者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善哉松

公之言曰宗譜爲予傳家之書每房錄一帙每三世須一續匪懼世次之不明
懼祖德之就湮或有間斷而忽之也茲譜成吾願與族人共勉之
民國二十四年歲在乙亥孟夏月二十八世孫位咸謹敘



齊侯人于雖名也。其而安天能躬與之。則此
重于九鼎起而更始。王于後一再三也。我邑士
我弱兵先進。我公之功也。既之矣。若我之弱。非我之
乎。今三公已先後興。是以子孫扶弱兵。以爲已不追。以與強。是之謂正。禮也。
不能曰。子吉有斯舉之成焉。所以明世太祖所收恩泽。固以族自存。是
世而十八世而有尚者。但曰已超祖易之矣。於始祖。尚祖。其原也。也。而曰
其因也。如十二世祖。后公。在武坊。之是。十三世祖。使公。祖母。之。是。也。而曰
四世祖。景和公。置临邑者。而不聞。十六世祖。有明公。除危石。以利。名。大。也。而
祖。通公。以。其。方。辟。大。而。不。以。精。利。皆。厚。德。也。善。因。也。植。善。因。然後。移。善。果。此。理
是。園。三。乘。四。卒。斂。斂。并。也。益。更。取。之。千。人。其。繁。拾。疑。餘。采。之。德。為。厚。此。也。
野。獵。學。交。旅。野。獵。學。青。闢。蓮。而。然。大。也。茲。善。如。舌。興。與。獵。大。其。據。不。先。有。也。而。同
公。大。吉。昌。崇。善。名。其。駕。采。善。學。取。義。者。與。較。其。上。再。發。一。聲。亟。擊。世。其。表。裕。良

遵義胡氏宗譜卷末

存闕

序

不妄以虛若無春坊 大子左諭德兼

予嘗謂家以族大聲顯于世 院侍講南郡陽峯張碧撰
愚昧思辨其朴與思隱示其 茂卿之所著也曰宗譜
告諭其族與思隱其實與思轉也諸咸謂遵義胡氏

本立而龍平矣端平延祐丙午來京

上者斯譜之冠冕也次序記表誌銘諸種茂卿曰諸先作者皆譜之華藻也次
先世遺稿茂卿曰惟茲手澤是譜之 家集而代藏也予喟嘆曰懿哉茲
若譜乎其諸乎達宗法也夫譜非宗法也然而有宗法之遺意焉可攷而知
也譜固可訓也夫人惟宗之未達往往日安故常昧所自出故圖牒隳族氏

亂絕者妄續遺者失傳惑者強附卽士類之家問所及先不三五世輒多弗能舉故其宗人相視若秦越人甚或牆之闌溝之瘠而罔知恤存者懿哉茲若譜乎故曰其諸乎達宗法也是故譜有源可以導其流矣譜有徵可以攷其實矣譜有冠冕可以昭其

恩矣譜有華藻可以揚其休矣譜有遺章可以示其能守矣是何也崇乎族類本乎彝倫統乎宗紀遵乎道義前之作而後之啓也庶幾乎孝思爾也故後者導其流則思源攷其實則思傳昭其

恩則思報揚其休則思顯示其能守則思引而弗替將使爲忠臣爲義士爲孝子爲順孫以流光邁烈于胡氏之宗有不自若譜始哉茂卿曰松也不敏敢不拜嘉以詔諸我後之人

大千文館藏

嘉靖六年丁亥秋七月庚子

缺題

按語意應是挽有明公

孟洋

汝南人

胡公高義與雲俱素髮清標鶴不如橋上有人題□□□□今日大門閭煙霞

不返仙遊駕花竹猶存舊隱□□□□報佳捷九原還擬下封書

右闕文悉照原鈔本錄入不敢擅動如後人能查出全文足成之則幸矣



識遺 俟出

其言人所知者非越人甚或猶之謂誠之處而無以
若諸乎故曰子無以越半缺也是故諸君等可以過也吳興
也矣夫諸君之愚可以曉矣
吾夫子嘗曰君子疾夫舍己誣有道也可以示其能也夫是何也蓋乎族類
本其倫統于宗祀乎道教兩之作而後之啓也其美乎孝長誦也故後
者尋其沫則恩源破其實則恩傳昭其
恩則恩重抑其休則恩顯示其能守則恩足而教者庶便為忠臣為義士愛其
子為順母以流光耀烈于胡天之宗有不名焉諸君故及斯日於也不然
不弃棄以詔諸我後之人



考異

我祠族譜年久失修乾嘉以來祠牌祇載松柏楫格四派蕃衍今檢閱家譜載有原公長子柏孫公一派傳至定錦公失傳惟該譜年湮代遠展轉抄寫難免舛誤姑附譜後以待後人考正焉

二十世

廿一世

廿二世

廿三世

廿四世

樸公孫
廷美子
堯弼

仲鑛

涵

懋口

瑞煥

配唐氏合墓河
東市屋後井傍
子仲鑛

配黃氏合墓河
東市冷水汭子
涵

配汪氏子懋口

配張氏合墓河
東市上東山路
外白菓樹下子
瑞煥三愛雙喜

配張氏合墓
屋前園地

雙喜

配口氏合墓河
東市小屋後張
姓地

瑞煥

廿四世

長福

廿五世

配張氏合墓河
東市雙屋前子

長福正福

配邵氏合墓雙
屋前

廿六世

廿七世

廿八世

正福

配吳氏合墓雙

屋前子名長名

廿四母

啓名光名順

帶歛

東市雙鳳南子
頭源渾合墓雙

名長

配汪氏合墓雙

屋前

名啓

配汪氏合墓坑
西山子定錦定

生嘉慶己卯卒
光緒辛巳墓上
坦配舒氏生道
光辛卯卒咸豐
庚申墓坑西山

定錦



定政

配口氏待考

三雙雙書
東市北山
頭源渾合墓雙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愁口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定楊

配口氏待考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中貴

東市春水南子
頭源渾合墓雙

名光

配李氏繼馮氏
墓屋裏村棋形

九干批口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庚頤

千卦數
東市風勢共對

中貴

東市春水南子
頭源渾合墓雙

名順

配葉氏合墓雙
屋前子定楊

九干批口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赤英

莫美干

卦公辭

二十九母

東市風勢共對

廿一母

名光

配李氏繼馮氏
墓屋裏村棋形

名順

九干批口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定楊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定楊

星角而旗
東市小星勢
頭源渾合墓雙

修譜捐款人名

以世系爲先後由本人捐款者稱名由後嗣手捐款者稱公

定榜公 捐洋伍百圓

定錄公 捐洋肆百圓

位宣公 捐洋伍百圓

位寮 捐洋壹千伍百圓

位寅公 捐洋壹千圓

位滿 捐洋壹百圓

裕泰 捐洋式百圓

裕桂 捐洋式拾圓

裕厚 捐洋式拾圓

嗣迪公 捐洋式百圓

嗣源 捐洋伍拾圓

嗣元 捐洋伍拾圓

嗣安

捐洋肆拾捌圓

歸東

貼羊五合圓

歸西公

貼羊大百圓

谷東

貼羊大合圓

谷西

貼羊大合圓

谷泰人

貼羊大百圓

立新

貼羊壹百圓

立寅公

貼羊壹千圓

立聚

貼羊壹千合圓

立宣公

貼羊伍百圓

立榮公

貼羊肆百圓

立毅公

貼羊伍百圓

立誠母孫泰人客
本處人等多被此子
所害



